

目錄

145 重新開張	1
146 獨樹一幟	2
147 我想念我自己	4
148 被討厭的勇氣	6
149 看到我就想跑	7
150 模仿犯 + 樂園	9
151 I CAN STILL GO	10
152 加護病房 1	11
153 加護病房 2	12
154 加護病房 3	14
155 塞翁失馬	16
156 雇殺手買兇	17
157 丈二金剛	18
158 我不喜歡「管爺」	20
159 利率的溫度	23
160 困在大腦裡的人	26
161 終於確定	28
162 拿捏	30
163 洗白程式	32
164 巧遇	34
165 數 6_者也	35
166 數 6 (外傳)	37

167 彩蛋	39
168 癲癇	41
169 絶不惡搞全聯	42
170 七夕	45
171 尖叫	46
172 我相信我有病	48
173 數 3_者之	51
174 巧遇 2	54
175 大腦知天命	55
176 大腦知它命	58
177 勾股弦	61
178 約定	63
179 The 3rd 癲癇日記	67
180 9/28 回診記	70
181 腦波檢查	72
182 Lebensunwertes Leben	75
183 他和他弟差 12 歲	78
184 三思而行	81
185 結構與機能	82
186 Ex (上)	83
187 不捨	87
188 惹是生非	89
189 威力彩	91

190	用腳投票	93
191	重出江湖	94
192	一人一票	95
193	三上悠亞	96
194	烤香腸	97
195	月配息	99
196	上樑不正, 怎求下樑?	101
197	馬辣麻辣火鍋	104
198	谷關空氣	105
199	品質 (12/21 回診)	107
200	專利	109
201	從母姓	111
202	保險_之_團體保險	112
203	保險_乎_勞工保險	114
204	保險_者_個人保險	116
205	洗白程式 2.0	118
206	洗白程式 3.0	120
207	洗白程式 3.1	122
208	提親	123
209	岡本 11	127

145 重新開張

egg

2017.2.1

我回來了，我決定重新試著「認真」經營部落格，睽違了 6 年的工作，我能認真做好嗎？我沒有自信，我只能說我試著認真，拭目以待吧。

農民曆上說今天的吉時是：寅卯巳申戌亥，現在時刻 10:29，是巳時，討個吉利。

146 獨樹一幟

egg

2017.2.2



以上這張照片獲選「2016國泰集團企業永續照片募集」錄取。

年前公司舉辦「2016國泰集團企業永續照片募集」，被錄取照片者有獎金1000元，於是將該張照片報名「怎樣拍Ca厚」組徵選，並將之取名為「獨樹一幟」。

這張照片在傍晚時拍的，天色漸黑，國泰人壽大樓的大樹看板已經亮燈，從遠處拍著大樹 logo，配合著既黑又亮的天空昏黃景象，襯托出綠色大樹看板光獨立在日落前的泛紅陰鬱，有一種高度，有一種亮節（潔），尤其是在下半部全是灰濛濛的建築高點。（請大家好好欣賞一下這張照片）

我用這張照片參加募集活動，根據活動辦法，參賽作品的參賽者都要簽署照片授權同意書，意思是將該照片的完整著作權受權給公司，當然我不意外地簽署了同意書，也不意外地被錄取，所以我將會得到獎勵金NTD\$1,000。

其實，這張照片不是我拍的，是家中那口子拍的。

故事是這樣的，12/20下午5:17我的Line突然收到一張照片，當時正在忙著一件事，沒有特別去理會那張照片。回家後，『你有沒有看到我傳給你的那張照片？』

「有看到, 沒仔細看, 怎麼突然傳照片給我?」『照片上有你們國泰的樹, 遠遠的發亮。』
「我沒仔細放大來看, 我再看一下。」

隔一個禮拜後, 我看到個徵選照片的活動, 我馬上想到那張有「樹」的照片, 於是我稍微裁減後, 請人幫忙修正到符合規定的像素後, 寄去主辦單位投稿。就這樣, 我把二個不相干的事件結合, 從中得到 1000 元的獎勵, 我是不是很厲害!

但, 同一件事的每個當事人的記憶都不一樣, 我認為是「我」把二件事串在一起, 拿現成的照片去投稿, 慧眼識照片, 所以獲得 1000 元 → 應該; 但『她』認為, 她為了要投稿去照一張照片, 這一切都是她所做, 努力有所得 → 理所當然。

她說我在 12/7 email 細她照片募集的辦法, 她看完辦法, 在 20 日寄照片給我, 我才去投稿, 所以才有獎勵金 1000 元。

同一件事, 事後每個人的記憶都不一樣, 所以過年間我看了「我想念我自己」。

147 我想念我自己

egg

2017.2.5

回答以下問題：

1. 現在是幾月？
2. 妳住在哪裡？
3. 妳的研究室在哪裡？
4. 安娜的生日是哪一天？
5. 妳有幾個小孩？

只要有一題答不出來，立刻關掉電腦，不要浪費時間讀會忘掉的東西。

* * * * *

這是一本書，講述早發性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病情與反應。

我跟我家那口子說，我讀這本書有找到好多共鳴，她說我正在漸漸失智中，才會有許多共鳴，不然讀哈利波特時怎麼沒那麼多感情共鳴。是啊，看來我有阿茲海默症的潛力，才會看到心有戚戚焉。

年前房子的防水師傅問我家地址，怎麼我突然忘了我家是在幾巷，腦子就是沒辦法使喚，72 巷？74 巷，又或是 76 巷，心裡著實慌了一下；電話中，我先回答了 72 巷，馬上想到要掏身分證出來驗證，以消除心中那份說不上來的空虛感。我有阿茲海默症的潛力，就像 Alice 在自己熟悉的慢跑路上，忘了自己家的方向的慌亂感一樣。

作者在書末的訪談中論及，65 歲以下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全都想過自殺，一般 50 歲的人不會想自殺，可是所有 50 歲罹患阿茲海默症的人卻會。在書裡，愛麗絲以以下幾個問題測試自己心智的程度：

1. 現在是幾月

2. 妳住在哪裡?
3. 妳的研究室在哪裡?
4. 安娜的生日是哪一天?
5. 妳有幾個小孩?

只要有一題答不出來，立刻點開電腦裡的「蝴蝶」檔案匣，遵照指示去做。這個哽舖了好幾章節段落，原來是為了要自殺。最終在自己答不上幾題時，遵照該指示到樓上臥房去吞整罐藥，可是每到了樓上，她就忘了自己要做什麼，還得從頭尋找自己方才的足跡，所以當症狀到達一定程度時，連自殺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更甚至於連甚麼是「自殺」都無法理解。

記憶這件事很奇怪、很好玩，同一件事，凡有幾個當事人就會有幾個版本。每個人都依據自己的已知，結合自己所相信的部分，推敲出一個自己合理化的現實去記憶，所以每個人都不相同，因此同一件事會有許多版本，時間經過愈久，彼此內容差異愈大，就像上篇《獨樹一幟》所提的一樣，兩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記憶完全不同。

話說回來，看到了這，實在不能保證你能記得以上內容到晚上，所以似乎是白讀了，連我寫的人可能 2 天後也忘得不著痕跡。不讀不知道，讀了卻也會忘掉，不如趁早關掉。

148 被討厭的勇氣

egg

2017.2.15

這是一本, 不, 是二本很混亂的, 不, 是很顛覆一般認知的書。

很早以前出了一本藍色的, 聽說很暢銷, 後來又出了一本紅色的二部曲完結篇, 所以目前為止是二本, 以後會不會出前傳、外傳等, 我不知道, 但我只讀完一部曲「一次」。

讀完一次的感想是: 很混亂、很有趣、很懷疑、很驚嚇、很想了解阿德勒學派的東西、很想作筆記、很想再讀一遍。

混亂是「目的論」與「決定論」的論戰, 目的論有贏嗎? 假設我有懼怕蟑螂的陰影, 人前人後我都怕蟑螂, 這究竟是目的論還是決定論? (有機會再論述)

有趣的是它提到與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共通點假設—自利, 提供了另一種理解。

懷疑的是對下一代的教育, 到底是誰的課題。

驚嚇的是許多觀點是我從來沒想過的, 所以突然想了解阿德勒學派的東西, 可是聽說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像我這麼實事求是的人, 一定只是想想, 不會真的一頭栽下去。

至於很想作筆記, 是因為這當中實在有太多經典的句子, 我讀的當中僅其中一部分乖乖在桌子前抄下來, 一大半部分都沒有註記到。所以會想再讀一遍, 但一想到像我這麼實事求是的人, 我看還是先讀二部曲吧!

最近一部日劇也叫「被討厭的勇氣」, 香里奈主演的刑事推理劇, 劇中女主角不合群, 所以她有被討厭的勇氣, 這點真是詮釋的很好。

149 看到我就想跑

egg

2017.3.14



星光萬人迷馬拉松，英文名稱是 2017 Taipei Charming Night Run，但卻一直記不住這個馬拉松的名字。

沒跑過星光馬拉松，第一時間看到這個賽事在大佳河濱公園，又是在下午，在時間與交通方便下，決定要報這麼一個馬拉松(半馬)。

馬拉松這件事是這樣，特別是半馬以上，只要你覺得跑得完，大概你拼了老命也要把它撐完，結果就真的會撐到去掉半條命才跑完。

(我)一般平常跑步運動練習，大約跑個 3~5 公里就算遠了，根本不會有機會去想 21 公里怎麼樣把它跑完。既然沒有那種腦袋去跑個半馬，又怎麼會去花錢報名呢？

唸書時代，動不動就被老師訓練跑 10 圈操場 (4KM)，還曾經被體罰跑操場 15 圈，所以 6 公里對還是小伙子的我已經駕輕就熟，奠定了之後參加賽事以 10 餘公里為目標，也都能毫髮無傷完成了。

人總是要成長的，終於來到了半馬抉擇，關於半馬我是這樣想的，14 公里我自知跑完無虞，既然 14 公里我跑得完，我只要把「一步變成二步」，14 公里自然變成 28 公里，區區半馬 21 公里應該綽綽有餘，我還多了 3 公里，我邊想邊暗爽點頭，於是「年輕天真」的我二步當一步跑，真的克服了 21 公里，開啟了半馬的初體驗。

回到星光馬拉松，當我決定報名後，我推薦同事也參加，男同事一口答應了，女同事卻還是懷疑我「一步變二步」的理論，不肯、不敢報半馬，最後她只報了 14 公里的迷你馬。

我收到報名資料才知道，她們倆背著我把報名的團體名稱取為：「蛋哥想法好單純」。是啊！單純的跑，不用考慮年紀，不用考慮練習，我跑到抽筋用走的，他沿路閉上眼睛跑到我難望其項背，她整路頭犁犁跑進女生組第 21 名，只是單純而已。信不信？下次她應該會報名半馬了，（若沒有，一定就是下下次了！）



我第 3 個半馬入手，成績是 02:41:06，比年輕的我稍長，因左腳大腿抽筋，走完最後 4 公里。這次賽前都沒練習，代價就是 2 天的鐵腿，在一跛一跛中撿回半條命。

既然半馬跑得完了，同理，只要把半馬的一步變二步來跑，就一定可以征服全馬了。不是嗎？

150 模仿犯 + 樂園

egg

2017.4.24

莫名其妙看完這二部電視劇，而模仿犯的上、下二冊書籍還藏在櫃子最下層，未曾開封，就先把電視劇看完，看完後還知道有續集—樂園，在假日時也把樂園電視劇看完。

對於我自己把模仿犯 4 小時 + 樂園 6 小時的劇看完，真覺得莫名其妙。宮部美幸的故事並沒有太多高潮起伏，內容娓娓道來，盤根錯節，一開始其實也摸不著頭緒究竟要偵查甚麼，所以就有不知道要期待什麼的虛無飄渺感，導致有一些悶。

這是我對宮部幸美作品的感覺，不過我只看了她的二部故事電視劇，還不是書，希望看了她的書後，能有不同的評價，因為大家對她的評價似乎都超高的。

《樂園》原則上並不是《模仿犯》的續集，只是記者前(火田)滋子貫穿二個故事，這二個故事是完全各自獨立的。故事本身內容也很難理解模仿犯與樂園的劇名，所以臨時要寫下感想，熊熊還想不起劇名。可能是我的慧根不夠吧，期待看了她的大作能有開智的現象！

151 I CAN STILL GO

egg

2017.5.2

4/27-5/1是我的第一次越南行,因為機票便宜,所以不太考慮,就刷了機票,機票 NT\$3507 元 + 手續費 NT\$53元。

因為最初的旅伴不跟我住同一間房,所以我個人訂了一間房,三個晚上 NT\$4198 元。既然有了房間空位,當然就再邀另一位旅伴,剛好她能夠有空的狀況下,於是我們就一同去了胡志民市。

胡志民市的交通非常繁忙,路上摩托車很多,但並不是每個路口都有交通號誌,就算有交通號誌的路口,其紅綠燈也只是參考,(真的是紅綠燈,沒有黃燈)所有的司機、騎士、行人都是一心一意往前走,一旦面臨眼前有阻礙,卻又都能自成系統安全排除,乍看之下似乎很危險,各車道都有各方向的車、行人,不過這種危險僅止於像我們這類的都市文明人,親身體驗之後,哈哈,還挺安全的,原則上車還是會讓人的,而且他們的車子很喜歡按喇叭,路上吵雜都是喇叭聲。可是他們按喇叭應該是提醒你我在這,不像台灣這案喇叭好像是在罵人似的。

胡志民市交通繁忙、吵雜,文明外人看來一定是「亂」,但是這應該只是外人的感覺,他們那個系統冥冥之中有一隻看不見的腳在安排,安全得很,我在那 4 天,都沒看到交通事故。我還看到有位騎士騎到馬路正中央急煞,因為他掉了東西要揀,這麼一急煞卻沒有造成車禍,也沒有造成後面一串三字經,可見他們的交通系統實在不差我們。

他們沒有黃燈,有一次我要過馬路,我看是綠燈,開始走了 3 步,馬上被旅伴拖回去,因為已經變紅燈了。

他們的喇叭聲實在有夠吵,我住 7 樓,還有關窗戶,卻也擋不住他們的喇叭聲。

補充一點,越南沒看到行人天橋或地下道,僅有斑馬線。

152 加護病房 1

egg

2018.4.15

當我告訴護士小姐說我想大便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有包尿布嗎？」

「沒有。可以讓我自己去廁所上嗎？」我懇求她。

「可是病人不能下床耶！我幫你包尿布。」護士說。

真夠悲哀，人生才至此，就落得靠紙尿布一途。

護士拿來了成人紙尿布幫我穿上。「你可有坐起來，可能會比較好大。等你大好再叫我。」護士幫我把上半床立起來。

坐在床上的我，無助、惶恐、一陣尷尬的不自在感襲來，我真的要坐在床上大便嗎？我的屎無法像坐在馬桶上直奔馬桶的水槽，會被尿布阻擋住而整個塗上我的屁股。這多恐怖啊！

我盡力憋著，最終不敵強烈的屎意湧至肛門，我的內心及肌肉得到解脫，接著要面對的是如何收拾殘局。我按下緊急服務鈕。

我的媽啊！一次來了三個護士小姐們，其中之一幫我解開尿布，說道：「哇，你今天第一次吃東西就大那麼多。」

我在想，為什麼她要對我的屎品頭論足一番，還不是因為醫生開的軟便劑。

這三個護士一陣忙碌，又要我翻身、抬腳，用濕紙巾幫我清理一番，結束了這次恐怖的大便。

153 加護病房 2

egg

2018.4.16

這次的人生關卡一共進出加護病房 3 次。

第一次在 1/18 回家的路上, 我昏倒打破了頭, 救護車送我進急診室, 開了張「腦挫傷」的病危通知單, 處理了傷口, 做了一些必要的檢查, 我就被安置在加護病房。

第二次是在 2/8 第一次手術後。

第三次是在 3/28 接受第二次手術後。

* * * * *

首次的加護病房病床床欄綁著一條繩子, 繩子的另一端繫著地上的尿壺。護士小姐說, 若想尿尿, 沿著繩子把尿壺拿起來床上, 尿好後再吊回地上即可, 她會再來處理。

我調整床板, 使自己坐起來, 依上述要領取了尿壺, 打開蓋子, 放置床上, 才發現我換了醫院的衣服, 沒著內褲, 只要掀起衣服的下擺, 尿管就可以很容易放進尿壺的壺口。

這樣的尿尿模式與幾十年來不同, 當然要先克服心裡障礙, 又是深呼吸又是集中精神尿尿, 好不容易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尿壺體驗。

* * * * *

先聲明: 手術醫院與急診醫院不同。

手術後醒來已身處加護病房, 在護士與家人問了如「你叫什麼名字? 出生年月日? 今天是幾月幾號? 這裡是哪?...」幾個問題, 以確認我腦袋瓜還正常後, 我又睡去。當晚每 2、3 個小時護士過來幫我翻身、拍背。

早上來臨, 三個護士幫我擦澡時, 我同一位護士反應「我想小便。」

「你有導尿管, 直接尿。」她邊繼續著她的動作回答。

我想,長久以來站著尿尿,好不容易我也已習得坐著尿進尿壺,可是為什麼這次還要求我躺著直接尿?

再一次我克服心裡障礙,又是深呼吸又是集中精神尿尿,好不容易我又精進了尿尿的功力。

* * * * *

第二次的手術我狀況好了許多,隔天一早護士就說可以拔掉導尿管。

我心裡想著,尿尿的路上還真多舛,這次又要出什麼怪招。我問:「那我怎麼尿尿?」

一位護士問說:「他有沒有紙尿布?」

「有」,另一位護士打開櫃子,抽出一件我的紙尿布。

我急忙插話說道:「我可以使用尿壺。」

護士看了看櫃子,「可是你沒尿壺,不然你就要買。」

「我買。」

一個護士拿了個新尿壺,用張擦手紙墊著,放在床上我的腰旁。「我放這,你拿到,尿好後再通知我們就好了。」

過了一陣子,我想小解時,我調整床板,這時間沒想到護士也剛好在門外看到我起身,她們進來,看著我正在操作我的尿管。

我已準備就緒,但在另外 4 隻眼睛盯著下,深呼吸、集中精神不再管用,我就是尿不出來。僵持了如一夜那麼久的一分鐘吧,護士落下:「你尿好再叫我。」二位護士終於放棄參照我的小解往外走。

在她們走後,總算得以完美落幕。

154 加護病房 3

egg

2018.4.17

加護病房真不是人待的。

病人被送進加護病房，其家屬會收到一張採買清單，如尿布、濕紙巾、無粉手套、手扒雞手套、大片紙巾、看護墊等。備足這些物品好讓病人開始痛苦又無尊嚴的日子。

人一旦進入加護病房，活動空間立刻僅剩佔有的那張病床，床兩邊的床欄全部立起，要嘛乖乖躺著，最大極限是讓人坐著，別想說要下床，連站著都是不被允許的。

這樣的處境簡直比一個坐牢的犯人還不如，也難怪那麼多人在加護病房內因失去自由而選擇死去。

還有，吃喝拉撒睡通通都要在床上完成，非得練就一番功夫，否則可能會沒命被推出的。從前兩篇文章得知，我就是這麼艱辛得克服著拉、撒的難題，最終得以平安被推出加護病房。

約莫晚上 10 點，我聽到前幾床的護士叫該床病人醒來擦澡、更衣，這樣的呼喚有往我房間逐漸逼進之勢，我才明瞭了一件事：擦澡、更衣不是病人的自費項目，是加護病房的 SOP，早晚會輪到我。

這是我有意識的第一晚，我安靜羞怯地躺在床上，任由護士小姐們脫去我衣服，開始擦拭我上半身，接著有位護士開口道：「洗尿管喔。」她拿著萊潔沖洗器往我的生殖器噴了含有洗潔劑的溫水，之後用換下來的衣服、護墊吸乾我私處上的清潔液。

「尿管」並不是指將尿導到收集袋的塑膠管，因為當時我沒裝導尿管，而是指我的那話兒，即使第二家醫院也一樣。在醫院這種嚴肅的地方，不用學名陰莖，也不用俗名懶教，而是另外用尿管來取代，是不是也在避諱些什麼，對於男人女人的特殊

地方,病人尷尬,護士應該也難為情吧。另外,我比較好奇的是對女生來說也叫尿管嗎?

* * * * *

加護病房中,所有的事都要仰賴護士小姐,病人家屬一天僅能在限定的二個小時探望病人,其餘時間全靠護士張羅,小到遞水解渴,大到緊急救護,病人吃的東西要秤重記錄,撒的量要測量記錄,拉的大小也要秤重,護士幾乎不能犯錯,所以護士才是最辛苦的。

當我認為受盡屈辱忍辱負重時,立場互換的護士又何嘗好過,尤其當我嘔吐排洩屎尿時,最後還是由護士處理掉那些連自我都厭惡的穢物,護士非但沒有嫌棄我,還把我當她小孩般照顧著。

謝謝妳們。

155 塞翁失馬

egg

2018.4.17

1/18 照常參加了公司的週四晚上的地下慢跑社活動, 如往常地繞圈國父紀念館, 惟天上下起雨來, 教練決定提早結束跑步, 回到公司做收操伸展。

7 點半左右, 雨還是沒停, 我只好捨棄摩托車, 撐傘走路回家。

當我恢復意識, 我已躺在急診室病床上, 爸媽與女朋友都出現在我身邊。我嘗試著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應該在回家途中。

沒錯, 我就是在回家路上, 昏倒在地, 撞傷了頭流血, 經路人撥打 119 送醫。到醫院的我尚未有意識, 除了右邊頭上有明顯 3 公分外傷, 沒人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所以急診室醫生開了張腦挫傷的病危通知單, 縫合傷口, 同時讓我做了全身的斷層掃瞄。

頭部的斷層掃瞄片子會診腦神經外科醫師, 我就被推進加護病房了。

片子上看到我的左腦及腦幹被一種名為 epidermoid cyst 的腫瘤壓迫到, 所以確診了顱內腫瘤, 或稱腦瘤。

我的腦瘤是良性的, 可是它不會直接使我昏倒, 所以我的昏倒應該是癲癇發作造成的。醫生講至此, 我開始懷疑腫瘤對我大腦的理解能力嚴重影響啊。

排除我有癲癇的病史, 雖然腦瘤不會使我昏倒, 但它「可能」引發癲癇造成我昏倒。若是推測與腦瘤有關的話, 那就是癲癇造成的。

我在醫院接受了核磁共振檢查、心電圖、平衡感測試、聽力測驗、腦部血管攝影等檢查, 為後續手術做評估準備。檢查後得到結論是平衡感不好、聽力退化。

既然它害我打破頭又對我身體機能有影響, 更甚與我大腦爭地位, 我只好選擇割捨四十餘年來的關係, 與它一刀兩斷。

156 雇殺手買兇

egg

2018.4.18

決定要處理掉它後，就剩雇殺手執行的問題了。

腦瘤與大腦相同，都在顱骨腔內，受整顆頭骨包覆，若想移除，現行市面上的殺手約分為二派，一派是直接法，見肉割肉，見骨折骨；另一派則是迂迴法，找洞鑽。

直接法：打開頭蓋骨，切除腫瘤，用金屬鈕扣將頭蓋骨固定回去。手術 1 次完成。

迂迴法：不破壞顱骨，利用顱骨上的 7 孔進入掏出腫瘤。我的狀況則要利用左眼、左耳的洞進入，怕手術時間太長，身體無法負荷，分開成 2 次手術，以降低風險。

經家人明查暗訪討論後，我們決定採用迂迴法。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開刀 2 次的原因。

157 丈二金剛

egg

2018.5.11

醫生在門診時說手術 2 次,一次從眼睛,一次從耳朵,就這樣。

開刀前一天的手術說明,醫生淡淡的說,手術的風險不可能沒有,一點點、不大。不曉得是他胸有成竹還是純粹安慰我的話,明明我簽的風險預告書上的風險是: 中風、癱瘓。

醫生沒說,我從不知道也沒想過,手術器械從眼睛進入顱腔內會對眼球有甚麼影響,來不及醞釀恐懼與評估後果,就上了手術台。

眼睛的刀嘛,就是把左額頭的臉皮撕下,撕到左眼的部分,再把眼球固定到眼洞的一邊,使眼洞空出一點空間來讓內視鏡及手術器械能夠從眼洞進入顱骨腔內,把腦瘤組織一點一滴夾出來。爲了把臉皮撕離頭骨,第一次的刀路從美人間上方沿著髮際線內側一路開到左耳的耳道前方,等同劃開了四分之一的長球面顱圍。

第二台中午 12:30 的刀,至晚上 7:00 才開完,家人才得以進加護病房探視我。恰巧目睹被衣服綁手綁腳的我爆發一次巨大抽搐,引發生理監測器警報聲響,著實嚇了媽媽與女朋友一跳,護士們見狀,連忙請她們離開加護病房,這時候的我都還沒清醒過來。

當天晚上我的生理醫療數據似乎沒有很漂亮,一整個晚上院方沒能讓爸媽離開醫院,要求在加護病房外家屬休息區等待,直到天亮探望我後始放人。

我醒來後,我試圖複習我自己的名字、眼前的人、地、時後,猜測我腦袋應該算堪用。但來了 3 人湊近我左眼前,叫我把眼睛睜大、再睜大,這時我似乎還能控制我的左眼皮,也能看到眼前的一切,左右眼似乎也沒甚麼差異,卻沒意識到左眼即將來到的異狀。

加護病房床上沒有鏡子,我只能聽說我的眼球紅通通,眼窩整個黑青。即使轉到轉到普通病房後,每天仍有實習醫生來關心我的左眼。直到術後三天後,我才能下床到廁所的鏡子前,眼看鏡子中的自己,反“L”型的白紗布從頭頂包到耳垂,左眼紅

腫黑青到快睜不開眼，只能勉強開一小條縫視物。

刀傷會痛嗎？下刀劃開的當下不會，因為全身麻醉（廢話）。坦白說，麻藥退後，紗布內的傷口也並不怎麼痛，躺在病床上的我也一直未親眼見過傷口，直到拆線後才第一次目睹鏡子裡的一條長刀疤。

眼睛會痛嗎？沒甚麼特別痛得感覺，只是在紅腫極致的那幾天，需要一點力氣特意睜開左眼皮才能開眼。黑輪的左眼沒有內服外敷藥，只有冰敷，就這樣任由它腫了一個半月，加上無法戴眼鏡的近視，使我那段期間看這世界一切都變得不夠真實。這一切都是真的嗎？住院？腦瘤？開刀？還有第2次刀等著我？會不會等會我就從夢裡醒來？以上種種造就我等待第2次手術來臨的憂鬱及恐懼。

現在左眼皮還有點垂，另外左邊太陽穴額頭附近的肌肉因為曾與頭骨剝離造成萎縮凹陷。

158 我不喜歡「管爺」

egg

2018.6.16

約莫 15 年前，管中閔老師是我碩士指導教授。沒錯，就是那個江湖人稱「管爺」的準台大校長。



2013 年底他因為一句「做爺們的怎麼會在乎這個」，而被人封為「管爺」。

我不喜歡「爺」的稱號，因為爺字太過霸氣、蠻橫，配不上我心中的管 Sir。當然，

管老師認定爺們爲男子漢，就某方面來說，我認爲那是他不畏立委們強權的風骨表現，我甚是讚賞，止於奇形怪狀的嘴臉前，很是適合；至於事後的稱號，我還是不太喜歡「爺」字掛上「管」。在我心目中，他永遠都是待人親切、謙恭有禮、幽默大方的老師，笑起來額頭上有幾條抬頭紋及鎖眉紋，我從沒看他生氣。

大二時我修的是管老師的開的統計學，課堂上老師會以自己當例子，述說自己年少無知，以建中三年及文化大學的四年，鑽研撞球與麻將，落得在國外的碩士班課堂上完全不懂台上老師所演譯的數學與公式。之後才下定決心重新學習統計學及數學，慢慢補回程度，讓原本的天書般的課程變得清晰易懂。從此他繼續修習大量的數學與統計課，開啟計量經濟的學術生涯。所以他很鼓勵我們這群學生們去修數學系的課，很鼓勵我們走學術。此番故事與聽在曾被淡江大學退學的我，特別有感，我知道我統計學沒有選錯老師。

他在美國大學拿到終身教職的時候，決定回台灣。因爲他說，美國不差他一個學者，但回台灣可以幫助更多的學生，於是他放棄美國較好的薪水，再一次從頭開始。看看管老師的學生們，盡是些台大數學系、電機系出身的怪才，現在個個都攻佔各國立大學當教授，在學術領域上也都有傑出的表現，算是給管老師多年用情用力的回報，這也正是管老師回國的價值。當然，我是例外，我不是這塊料。

我的論文稿，他逐字看，甚至爲我挑錯字，光是讀學生的論文稿這一點就有許多教授做不到。當我的進度落後，無法理解分量回歸及季節性單根檢定的數學時，他馬上請他博士班學生來教我。學長及學姊免費爲我惡補，讓我得以往後進行論文，當我懂了些皮毛後，花了半天推導了一點算式，一交到老師眼中，他立刻看出我的錯誤。半天 vs. 3 分鐘，不得不佩服老師的功力。這段同門師兄弟的情誼見於我論文謝詞：

謝詞

終於，今天輪到我自己動手寫謝詞了。突然發現，少了眼尖的老師幫我找謝詞的錯誤，總感覺自己絕對寫不好，所以不多寫了，就此停筆。

但第一次完成論文，好像一定要感謝一些恩人；我想我也不標新立異，所以不免俗地提一兩人。首先，最要感謝的是管中閔老師，對他除了謝謝兩字外，實在找不到更有意義的話，所以就讓一切盡在不言中了。再來是馨怡學姐與士勛學長，除了請一頓晚餐外，其餘的當然也讓它盡在不言中吧！相信管老師感受得到「謝謝」比「晚餐」的情義還重的多才是。

其實要感謝的人太多，無法一一寫出來，所以我就不寫在這裡了，我會寫在心裡。

畢業之後幾年，其實都沒再跟老師互動。得知老師進入官場（忘了是政務委員或經建會主委），我想沾沾老師的光，試著用 Email 恭賀老師，沒想到老師是親自回了 mail，讓我欣喜許久，之所以有所感動主要有二點：

1. 他還記得我是誰，
2. 他竟會親自回我這幾乎沒甚麼意義的測試信。

我真希望我還留有那封信電子郵件。

去年我在 AppWorks Demo Day 上見到老師，我們四眼相望，他立刻有反應，記起了我是誰，完全沒有讓我尷尬掂量是否要上前請安，他主動向我寒暄。今年 6/9 的 Demo Day 本希望能再次見到他，特地買了「挺管用的」T-shirt 想請他幫我簽名，以聊表我對他的支持，可是終究沒遇上。

前陣子遇上大學同學，她說之前她見到管老師，直接跟她說：「我大二時被你當掉統計學」。管老師笑著回說：「我很少當人耶！」他總是能這麼幽默應對。

年初時，管老師當選校長，我的私心作祟，又想沾點光，沒想到好事多磨，拖了半年還沒真除，害我沒辦法理直氣壯的告訴別人：台大校長是我老師，只能抬頭挺胸的說，幹掉 2 個教育部長的是我的管 sir。

老師一直有個願望，他希望能創造一個「管檢定」進入教科書，聽說管檢定有了，雖還沒能進入教科書；但，「殺教長」事蹟肯定能進入史書，目前已殺了 2 個，未來，無可限量。

159 利率的溫度

egg

2018.6.17

一句話「謝謝你認為我的服務是有溫度的。」我沒能說出口，但我相信，我們彼此心照不宣。

自從做到幾戶日勝生的美河市的房貸後，持續與日勝生保持良好關係，直至二、三年前，板橋合宜住宅準備交屋前的貸款行庫徵選，我積極爭取到貸款報價，最後出線的銀行有：合庫、中信、星展等銀行，當然也包括我這麼唯一一家保險公司。

無奈，好事多磨，交屋時程一再後延，終於，來到今日，可以交屋了。

工程問題，一拖了二年餘，之前對保的客戶文件全數作廢，一切從頭。二年的時間，先前報價行庫對於利率的取捨不訂，也包含本公司對於當初所開出的條件利率幾度游移，一度造成客戶對於選擇行庫的不安，四處比價，到處詢問，造成市場上許多訊息混亂。以上種種障礙加上本公司從未做過整批報價貸款狀況下，讓本公司作業亂上加白癡。

「今天下午你沒事對不對？我們去吃板橋壽司，好不好？」

我男朋友用茫然的眼神緩慢抬頭看著我：「府中站那個板橋壽司嗎？賣黑輪的？」遇到假日，通常他沒甚麼行程時候，就會是這種半關機狀態。

「對，以前常去的那間。」

「等等！你是不是又要去板橋對保，想騙我和妳一起去？」他眼睛突然找到焦聚看著我說。

我虛心地說，「沒有，我發誓！我只是突然想到，想去吃，而且我想去大遠百買太陽眼鏡。」看來這次沒那麼好騙了。

「又想拐我陪你去對保吧？想買太陽眼鏡就去東區或信義商圈買一買就好了，幹嘛頂著大太陽跑到板橋去？」他提出質疑。

騙不過，只好撒嬌地老實說：「只要補一個章，一下下就好，這也是最後一個要補章的客戶了。板橋壽司任你吃，我出錢。拜託啦，反正你下午又沒甚麼事，可以白吃，你絕對不虧的！」

他勉為其難與我出門，去服務我這群合宜住宅的客戶。

客戶一見到我，馬上開口說：「我有個親戚，他聽說合庫的利率是 1.52%，比妳公司 1.55% 少 0.03%，就跑去找合庫貸款。」

「利率是日勝生與公司協調好的，我實在沒甚麼辦法啦！那妳既然知道合庫比較便宜，為什麼不去合庫，還來跟我貸？」

他驕傲笑著說：「還好我跟妳貸。跟妳辦任何文件手續都是妳跑來找我，簽名、蓋章、對保我都不用請假，電話跟妳約，妳就可以遷就我們時間、地點；不像我親戚他為了對保，請了半天假，大老遠跑到內湖去辦理，行員還要求他趕在 15:30 前到分行，他們對合宜住宅的事情一問三不知，只說配合公司辦理，所有事情都要他自己去問建商。還是妳比較好，我們問的任何問題妳都會幫我們求證。」

「妳太客氣了，我只是做我該做的。對啦，我已經拿到妳的謄本了，下星期一就可以撥款。」我爽在心裡，笑著對他說。

「妳拿到我的謄本了？可以借我看一下嗎？我這輩子都還沒看過我的名字在謄本上耶！」

我從背包中找出拿出一疊謄本，找出印有她名字的謄本，給她拍照。

她得意地向我說謝：「我一定要跟我那個親戚講說我今天看到我的謄本了。」

補完她的缺漏印章，是我該道別的時候。一句話「謝謝你認為我的服務是有溫度的。」我沒能說出口，但我相信，我們彼此心照不宣。

我含著笑意下樓，心想，謝謝她能肯定我的服務，讓我的努力能達她心坎；更謝謝她不吝開口稱讚我的價值，使她心的溫度也能傳染我心，暖暖的。

正事辦完，我載著男朋友去板橋壽司店兌現我的承諾。我將此事告訴他，我們開始算著貸款 500 萬元，利率差 0.03% 下，寬限期時，一年共差 1500 元利息錢，一個月差 125 元；若是本利攤狀況下第一年只差 1476 元利息，平均一個月 123 元。而服務呢？服務究竟值多少？

他夾起一塊 20 元的豆皮壽司說道：「利率有溫度嗎？沒有。人心才有。」

是啊！買單的是我，我剛還有溫度的心開始淌血。

160 困在大腦裡的人

egg

2018.7.2

很前面的部分，作者對一個被判定為植物人的病人做一個實驗，在正子輻射艙體內播放病人熟悉及不認識的人的照片，利用正子輻射掃描器監控他的大腦活動。實驗發現植物人如該受測者，大腦對於認識的人與不認識的人反應竟和常人一樣。開啟了醫學界對於此番現象是否可以認定為植物人也可以有「意識」，只是它被困在殘破的軀殼裡，無法向外發出訊號。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在「口頭上」表達自己喜歡甚至是討厭什麼，但是這些言語卻不能改變我們大腦在潛意識中對它的反應。聲音就是一例，我們無法把耳朵關起來，不聽外界的聲音，聲音進入大腦，對大腦的刺激僅可能只是如嬰兒般的天生本能，並不真有「意識」。

所以正子掃描結果，大腦分別對言語與臉部影像產生與正常人相同的反應，能代表該人有意識？

意識一詞出場，究竟什麼是意識？一個人必須擁有哪些大腦功能才算是有意識？10 歲的孩子，會表達自己，會完成自己基本生活所需，他有意識嗎？大部分人都會同意。

那 2 歲的小孩呢？滿月的嬰兒？嬰兒的所有反應皆出自於天生的本能，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嗎？開始懷疑了吧。肚子裡的胎兒有意識嗎？受精卵？沒辦法回答了吧！人的意識是在何時出現的？書中有很精彩的推論。

大腦究竟是在「理解」或是單純在「接收」？如果可以證明大腦是有「意向的」記憶事物，那肯定有意識；如果大腦是以「自動模式」記憶事物，那他或許就沒意識。

隨著時間的演進，掃描大腦的設備發明，測試大腦的實驗發展到「想像你在打網球」及「想像你在家中走動」。前者可以在大腦頂部的前運動皮質，後者可以活化海馬迴裡的特化神經細胞，因為海馬迴是大腦「認知地圖」，有一份發展完備的虛擬地圖。利用核磁共振掃描大腦內是哪個部位有活絡的耗氧量來決定病人有「理解」的

意識。

「你爸媽有離婚就想像你在打網球,若沒離婚就想像你在家中走動。」

「你的名字叫 David 的話,就想像你在打網球;若叫 Peter 就想像你在家中走動。」

探測植物人的意識存在的實驗到此算是成功了,但對外界毫無反應的他在大腦中痛苦嗎?被關在一個灰色意識地帶想死嗎?

作者筆下描述對病人問一題「你痛苦嗎?」再三取捨,最後在家人的堅持下,他們團隊還是問了,得到了「不痛苦」的打網球答案。至於「你想死嗎?」這類哲學、科學、倫理、道德交錯的問題,更是讓人糾結喘不過氣來。

安樂死、拔管(誤)也剛好是最近熱門的議題。植物人有生存權嗎?他的代理人能幫他行使死亡權嗎?這又是哲學、科學、倫理、道德交錯的問題。

對於「殺生」這件事,作者認為人類對殺生的感受,會因為被殺者的外觀和行為與人類的相似度出現差異。大家都可以把淡菜輕易地丟進滾水中烹煮,若把淡菜換成龍蝦,可能開始出現一些人沒辦法接受了。若換成是猴仔或猩猩,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吧!所以若是對一個有意識的植物人,代理人可以、應該行使死亡權嗎?

人類文明進化,發明許多輔助呼吸器具,延長了事故發生人的生命跡象,也是人類自己創造了灰色地帶,讓遠古時代本該死亡的人存活下來,卻沒能甦醒,是我們自己大幅提升了人類在意識灰色地帶裡存活的可能性。

這邊衍生出一個問題:「拔管」與「移除食物」。美國對於輔助呼吸器普遍認為是醫療行為,醫院要保障病人的生存權,否則違法。但食物就有許多紛爭,認為不是醫療行為,可以在家屬的主張下停止供應食物。一個無法自主呼吸的病人,拔管後約當幾分鐘至數小時就會死亡,當事故人進步到能自主呼吸後,移除食物他的食物,約當 7 日至數周才死。

本書好看的一大部分,有好些議題的討論,就像偵探小說,剝絲抽繭,一個假設出現,另一個證據否定,再一個線索出現,一絲扣一環,連綿不斷,精彩絕倫。

我從沒想過一本醫療保健或科學研究的書籍能這麼好看。

161 終於確定

egg

2018.7.2

終於確定，我有癲癇了。

6/22 晚餐時，我從椅子上摔下，昏了過去，沒過多久我自己甦醒，我的看護正坐在我對面，不知要報警還是報醫。是昏倒嗎？還是癲癇？

6/23 中午，吃完飯，與看護同點一碗冰，吃到一半，頭痛昏沉感襲來，我知道我馬上又要昏過去了，我壓低我的身子靠近桌面以免又跌到地上，我真的再一次失去意識。

我的看護坐在我的左邊，她形容，我猛然一抬頭，雙眼翻白眼，右手及下嘴唇開始抖動，嚇壞了冰店老闆娘，也讓看護再一次不知所措，拿著手機猶豫著是否報警嗎？

沒多久，我漸漸從渾噩的意識中用盡全身僅有的力氣醒來，看著看護桌上那碗少了一半的冰，我知道我又昏了過去。她跟我說，我「癲癇」發作。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那麼準確告訴我「癲癇」，因為她看到了我抽搐發作。

即使我每天晚上確實都在吃醫生交代的癲癇藥，但似乎沒有明確事實證明我有癲癇，僅是昏倒過。所以我一直懷疑醫生所說：「腦瘤不會使你昏倒，應該是你癲癇發作才讓你昏倒。」如今真相大白，我腦瘤除之了，卻還會昏倒，而且會有肢體、顏面不自主抽蓄症狀—我有癲癇了，也難怪醫生要這麼診斷，還要求我吃癲癇的藥。（見塞翁失馬）

當初出院前，我問醫生癲癇的藥要吃多久，他回答一年。我跟他討價還價說藥會使我嗜睡、提不起精神；而且開完刀後我都一直好好的，絲毫沒有癲癇的症狀。最後他允許我減少藥量，從每日二次改為每日一次。就這麼吃著每日一次的藥，持續 3 個月，還是癲癇發作了，趕緊把晚上服用的藥改成早上。回診時刻將來臨，或許該跟醫生討論藥量了。

上次打破頭的昏倒沒有目擊者，無從得之是否抽搐；近二次失去意識時剛好有陪侍在側的看護，她的觀察正是一次無抽搐，一次有明顯抽搐，終於讓無知的我們

確認是「癲癇」，所以之前所稱的「昏倒」應該正名為「癲癇」了，痙攣及非痙攣性癲癇我都有了。

癲癇發作前有幾秒鐘的時間感受一陣不適感從腦中深處漫延整個腦袋，帶著頭痛、頭暈、眼前燈光逐漸灰暗直至斷電，接著失去意識。但這份不適感來臨並不意謂著一定會失去意識，曾有幾回頭痛欲裂感持續幾秒鐘，我還有意識。癲癇發作後的醒來需要花費很大很大的力氣，漸漸把注意力試圖集中至一點，成功的話就會甦醒，不成功時仍會渾渾噩噩；醒來後，全身無力，連說話的力勁都沒有似的，還有生病時的厭世感，很是虛弱。

維基百科寫道：癲癇不能根治，但 70% 抽搐發作可由藥物控制。本以為第一次回診代表藥已吃了四分之一了，沒想到吃藥的人生竟才正要開始……

162 拿捏

egg

2018.7.7

昨天下午回診，進入台大舊院區第 5 診診間，醫生第一句話開口問：「怎麼樣？」我本來還期望他能先告訴我一些甚麼，沒想到他直接問我怎麼了。三個月來，我按部就班吃藥，一切如常，除了二個星期前的 2 次癲癇發作，我如實告訴他。

他回答說，「你現在一天只吃一次藥。」我點點頭，心中喊是。「現在還會發作，我們先增加劑量，再看看。」

「你的癲癇發作是怎麼樣？」

我的看護接著醫生拋出的問題：「他第一次摔倒，頭撞到牆壁，沒有明顯四肢抖動。第二次先趴在桌上，然後上半身突然挺起，兩隻眼睛翻白眼，手和下嘴唇一直抖動。」

我補充說，趴著是我自主的，因為怕再摔倒，至於挺身抖動，我已經沒有意識了。

「手怎麼抖？」醫生很有興趣的問。

我的看護一個箭步往前，顧自地在醫生面前表演出活靈活現的左手抽動。

「一般癲癇的抖動不會那麼快！」醫生評估著看護的動作。

我心裡嘀咕著，好樣的，是表演慾發作，哪裡不表演，在醫生面前給我誇張的表演，是怎樣？

她馬上補充：「他的手和下嘴唇就一直抖，上嘴唇不動。」

醫生在鍵盤上打了些字，我看著螢幕增加了一段文字，我僅識別出 3 個中文字—翻白眼。

我接著問醫生：「我可以跑步嗎？」

「可以啊！」

「我是指馬拉松？半馬？」

醫生瞪大眼睛，慢慢吐出「馬·拉·松」三個字，嘴巴留著松字的口型未閉上，轉頭輪流看著我和看護。不一會兒，「平常的運動你都可以做，但你太喘會引發，所以馬拉松...。」他轉向看護，「不然，妳陪著他跑，可以照顧他！」

她連忙搖著手和頭，「我的看護費他從來都還沒付過，跑步？我不要。」醫生旁的實習醫生、護理師連同醫生笑成一團。

「癲癇發作到底要不要報警報醫？」

「癲癇發作有三種，一種是病人直接倒地，通常會有外傷，特別是撞傷頭，那當然要送醫；一種是一下子就醒過來，那這種沒關係，不用緊張；最後一種是，發作後一直抖，抖個不停，那要趕快送急診。」

我看著看護，點點頭說，抖不停就要送醫。

醫生又在鍵盤上打了幾個字說：「我把你的藥劑加重，每日改為 2 次，就這樣先看看。今天護士會幫你安排腦波掃描時間。」

我們互相道謝，我起身走到門口，回頭問醫生說：「我有甚麼東西不能吃嗎？」

「原則上沒有，不過有些東西會干擾你的藥。」

「九層塔咧？」我的看護堅持 6/22 晚餐及 6/24 中午的共同食物是九層塔，¹ 所以她強烈懷疑我吃九層塔會發作。

「印象中，我沒看過九層塔對這藥有影響，不過你可以再試試看！」

「我試？在家試？」我吞一口口水，「我不要。要試的話，我要在這試。」我轉頭叮嚀看護，現在去買九層塔來，我們在醫生面前試！」

我就知道，學科學的醫生秉著可重複性實驗精神，一定會叫我再實驗看看。

我該試嗎？萬一答對了，我又要痛苦個一整天。

「抖不停就要送醫」，到底抖多久算抖不停啊？還有，太喘？多喘算太喘啊？

¹6/22 晚餐是通化街夜市的阿香越南河粉；6/24 午餐是南機場夜市的臭老板臭豆腐。

163 洗白程式

egg

2018.7.23

假設某檔基金本金 10 萬元, 目前報酬率為負 10% 的紅字, 身為理專或投資人的你, 有辦法讓它的報酬率轉紅成黑嗎?

喔, 對了, 我是一個程式設計師, 就是現在正夯的機器人理財、智能理財背後的操作者。前陣子我被賦予這樣一個任務。

我的直覺告訴我, 它很簡單, 簡單到我一句話就能讓人恍然大悟。於是我就寫下: 假設某檔基金本金 10 萬元, 目前報酬率為負 10% 紅字, 你只要請客戶再投入該基金 6 萬元本金, 接著贖回原來的本金 10 萬元(現在帳上剩 6 萬元本金), 等客戶拿到贖回的本金 10 萬元帳款, 請客戶再投入 4 萬元本金。如此一來, 這檔基金的帳面上報酬應該就接近零了, 轉負為正僅在一個禮拜內可實現; 若還沒有, 依上操作幾次, 我保證一定實現, 完全不需要很久。

數學一直是我的長項, 從小我就很引以為自豪。所以我拿上述這段文字給 3 個理專看, 請他們給點意見。

第一個回答我說:「擲茭問問看?」

第二個看完搖搖頭說:「我沒辦法回應, 我不是 Top Sales。」

到底怎麼了, 現在銀行業的理專好像都對報酬這事的訓練不夠, 橫豎無法給我一個交代, 明白告訴我對或錯。對就對, 真理如此, 有何難哉? 錯就錯, 我錯在哪, 給點指教, 我也會衷心感謝。可是這 2 個普弄共回應了我摸不著邊的回答, 我不死心, 再去問我的看護。

我的看護看完整段文字, 狠狠著打量我:「客戶的 1 萬塊呢?」

我回答:「我是機器人, 換下一題。」

她撇下一句話:「機你娘!」就不再理我。

從小我就是少數, 智者的智慧永遠不被愚者所理解, 算了, 有沒有他們的意見絲毫影響不了我。我開始著手寫一段 28 行「洗白程式」在重新配置主程式旁, 用 if 條件篩選帳面上為負的客戶執行。

對於帳面上報酬為負的客戶, 我就發 mail 請他們增加投入, 反正機器人發信, 絲毫不需要成本, 發著發著, 竟有好幾個人真的來增加投入, 比例之高, 出乎我意料; 接著我又發了 mail 請它們來贖回, 更沒想到, 這些增加投入的人不需要我發第 3 封信就全數依我的建議贖回。之後, 照三餐發信問候, 請他們再補回本金到 10 萬元。沒騙你, 人就是會照著機器人的話做, 絶無異議。

是不是, 我就說我的理論沒錯, 我也實際去運行, 實務面也真的得到回應, 這些跟著機器人理財的客戶正感謝著有這麼神奇的理財工具呢?

身為理專的你是否該擔心你的飯碗呢? 你的建議是要賺客戶佣金, 我一介機器人, 我能圖甚麼? 僅是一條順暢的程式執行罷了。你有羞恥心, 投資績效不好的基金絕口不提, 而我從來沒有所謂的心, 僅能在數個 if 中找到一個我該走的路徑。

後記:

當我實際把程式上線, 也測試成功後, 特地向看護炫耀, 她嗤之以鼻地問我, 為什麼我不叫客戶直接贖回後再買就好了, 要先買一半, 再贖回後買另一半。

嘿嘿, 這部分屬於商業機密, 實不足為外人道。

164 巧遇

egg

2018.7.24

早上在電梯遇上以前同事，她一進電梯門直接吩咐我：「12 樓」。

我幫她按了 12 樓，轉頭看著她。

她左手拿著裝著早餐的塑膠袋及午餐的帆布袋，右手把側背的包包撥到前面，從中拿出一個白色牙線盒，打開蓋子。

我心想，怎麼了，那麼急著在電梯中剔牙，還沒 8 點鐘，是在急什麼，不能回到辦公室好好坐著剔嗎？而且她左手拿著一堆東西，究竟要怎麼操作！

我正要看她為我帶來的表演，她用拿著些東西的左手銜著牙線盒，右手掰開盒蓋，接著右手抬高至耳朵，把白色藍芽無線耳機放進牙線盒中。



165 數 6_者也

egg

2018.8.6

我想看妳眼睛 6 秒鐘!

* * * * *

數字 6 的特性:

- 6 的因數為 $\{1, 2, 3, 6\}$ 。
- 6 是第 1 個完全數 (perfect number, $1 + 2 + 3 = 6$)。
- 6 是第 3 個不含 1 和 2 的所有因數減一都是質數的數字, 前一個是 4, 下一個是 8。
- 6 是第 3 個三角形數, 第 2 個六邊形數。

* * * * *

今天是我的生日, 本來我的看護好心在昨天訂了高級午餐—饗饗, 要來慶祝特別重生這一年的生日。我謝絕了她的好意, 饗饗的帳單太貴了, 大餐一頓回家恐怕又讓這老與我作對的身子肆無忌憚, 所以我還是老實點、乖一點、低調一點。

下班的路上, 看護充當著司機。自從癲癇症找上我後, 為了我爸媽兒子的安全, 他們嚴禁我自行騎乘機車, 還要囑咐我把那台停留在公司樓下達半年餘, 不再能輕易發動的 15 年摩托車賣掉, 所以不再有機車資產的我, 只能走路或搭乘別人的交通工具了。「今天是你生日耶, 昨天饗饗你不吃, 今天要在外面吃還是回家煮?」

『都可以啊!』

「家裡冰箱甚麼都沒有了」, 她停下車子等紅燈, 左腳著地撐著車子, 戴著安全帽的頭微微向右, 似乎在等著我的回答。

我知道她總是不會放過任何可以不煮飯的機會:『如果妳不想煮, 我們去吃樓下那家肉老大, 上次打卡送肉那家。』我知道她總是不會輕易放過這麼一次大餐的機會。

「好, 看你要吃幾盤, 今天通通我付錢!」

我們先回到家換上輕便的裝扮, 再一起走過基隆路到肉老大。

在基隆路等紅燈時, 我說:『昨天我讀《我想念我自己》時, 其中有一句話說, 一個人看著對方眼睛超過六秒沒有轉頭或眨眼, 不是想幹甚麼, 我忘了, 只記得另個選項就是想和對方上床。』

她接著說:「你看一些有的沒有的, 腦袋又有洞, 記不了甚麼內容, 淨是些亂七八糟的上床事, 倒不如不要唸。」

『第一個選項就沒有記憶點啊! 我當然不記得。』

她眼睛直視我:「上床有甚麼記憶點?」她持續盯著我,「看著我, 你能看我六秒嗎?」

我看著她不到三秒就不自在了, 何況要六秒鐘, 我總會笑場、眨眼、或轉頭。這時綠燈來得正是時候, 我牽起她的手往餐廳走去。

我們進入肉老大, 點了餐, 間清楚 2 人打卡都可以送肉嗎。看護拿著我的手機, 在肉老大的 facebook 拍照打卡, 留下:「雇主生日, 看護請客」9 個字。

晚餐後, 我們就像老夫老妻般的「先生」與外籍看護, 手牽著手, 從敦化南路終點往北走, 左轉信義路, 走到大安森林公園, 再左轉建國南路, 遇到和平東路右轉, 漫步走回六張犁家中。這幾公里的路上, 我們聊著、笑著、看著, 也嘗試找著可以對看六秒的人, 才發現路上根本沒有可以上床的對象, 不論是她或我。

花了 2 個小時, 逛了一圈 5.1 km 路途, 流了些汗水, 多少達到一些運動效果, 回到家, 補充水分後, 按慣例我先進浴室洗澡, 接著才換她盥洗, 我趁她洗澡時刻, 翻了一下《我想念我自己》以確認我忘記的那個選項, 找到那句「一個人看著對方眼睛超過六秒沒有轉頭或眨眼, 不是想...」

於是 I 告訴她:「我想看妳眼睛 6 秒鐘」, 當她一絲不掛踏出浴室門口。

166 數 6 (外傳)

egg

2018.8.7

今天是我的生日，本來我的看護好心在昨天訂了高級午餐—饗饗，要來慶祝特別重生這一年的生日。我謝絕了她的好意，饗饗的帳單太貴了，大餐一頓回家恐怕又讓這老與我作對的身子肆無忌憚，所以我還是老實點、乖一點、低調一點。

下班的路上，看護充當著司機。自從癲癇症找上我後，爲了我爹媽兒子的安全，他們嚴禁我自行騎乘機車，還要囑咐我把那台停留在公司樓下達半年餘，不再能輕易發動的 15 年摩托車賣掉，所以不再有機車資產的我，只能走路或搭乘別人的交通工具了。「今天是你生日耶，昨天饗饗你不吃，今天要在外面吃還是回家煮？」

『都可以啊！』

「家裡冰箱甚麼都沒有了」，她停下車子等紅燈，左腳著地撐著車子，戴著安全帽的頭微微向右，似乎在等著我的回答。

我知道她總是不會放過任何可以不煮飯的機會：『如果妳不想煮，我們去吃樓下那家肉老大，上次打卡送肉那家。』我知道她總是不會輕易放過這麼一次大餐的機會。

「好，看你要吃幾盤，今天通通我付錢！」

我們先回到家換上輕便的裝扮，再一起走過基隆路到肉老大。

在基隆路等紅燈時，我說：『昨天我讀《我想念我自己》時，其中有一句話說，一個人看著對方眼睛超過六秒沒有轉頭或眨眼，不是想幹甚麼，我忘了，只記得另個選項就是想和對方上床。』

她接著說：「你看一些有的沒有的，腦袋又有洞，記不了甚麼內容，淨是些亂七八糟的上床事，倒不如不要唸。」

『第一個選項就沒有記憶點啊！我當然不記得。』

她眼睛直視我：「上床有甚麼記憶點？」她持續盯著我，「看著我，你能看我六秒嗎？」

我看著她不到三秒就不自在了，何況要六秒鐘，我總會笑場、眨眼、或轉頭。這時綠燈來得正是時候，我牽起她的手往餐廳走去。

我們進入肉老大，點了餐，問清楚 2 人打卡都可以送肉嗎。看護拿著我的手機，在肉老大的 facebook 拍照打卡，留下：「雇主生日，看護請客」9 個字。

晚餐後，我們就像老夫老妻般的「先生」與外籍看護，手牽著手，從敦化南路終點往北走，左轉信義路，走到大安森林公園，再左轉建國南路，遇到和平東路右轉，漫步走回六張犁家中。這幾公里的路上，我們聊著、笑著、看著，也嘗試找著可以對看六秒的人，才發現路上根本沒有可以上床的對象，不論是她或我。

花了 2 個小時，逛了一圈 5.1 km 路途，流了些汗水，多少達到一些運動效果，回到家，補充水分後，按慣例我先進浴室洗澡，接著才換她盥洗，我趁她洗澡時刻，穿著內褲，欲到客廳去找那本《我想念我自己》，一開房門，就發現可惡的看護「又」忘了關客廳的電燈就逕自進房洗澡了 — 再一次挑戰我手無寸刃的極限。

我拿起那本《我想念我自己》，翻到第 69 頁，以確認我忘記的那個選項，它是這麼寫著的：「一個人看著對方眼睛超過六秒沒有轉頭或眨眼，不是想殺人，就是想和對方上床。」

於是，我告訴她：「我想看妳眼睛 6 秒鐘」，當她一絲不掛踏出浴室門口。

167 彩蛋

egg

2018.8.12

今天看護陪一對郎有情妹無意的同事去高雄幫那個妹療傷，趁她休假，我去看
了 2 輪電影—復仇者聯盟 3。早上 9:15 出門，到捷運站時 Line 給看護說忘了帶戲院
的會員卡，同時也發現自己忘了吃早上的藥，一併把責任用 Line 通通推給看護。

薩諾斯成功奪取到六顆無限寶石後，索爾用新戰斧砍了薩諾斯胸膛，但薩諾斯
仍以一個響指，使瓦甘達上的一半戰士煙銷灰滅，演職人員表紛紛列出，沒有人起
身。我突然想起「彩蛋」，對！大家都在等彩蛋。

彩蛋這一詞讓我注意其實是 Python，我聽說 Python 內隱藏著彩蛋，我依照聽
來的謠言，在編譯器輸入

```
import this
```

它真就會跳出一長串英文字母的排列，總計為 19 句的 Python 新詩，為的是讚揚 py
派的思想哲學及理念。但我的疑問是：蛋呢？說好的蛋呢？我怎麼沒看到。

我不死心，又找了一樣是 Python 的彩蛋，

```
import antigravity
```

結果出現的是四格漫畫，教人如何飛翔的漫畫，我還是沒有看到說好的「蛋」。

我有點混亂，所以我曾經 google 了「彩蛋」，記得 MARVEL 系列電影，很喜歡埋
彩蛋在片中及片尾，所以我也沒有起身去廁所，等著神盾局局長出現。

彩蛋常常是指電影本片中一些刻意安排的巧思，讓影迷享受意外發現的樂趣。
但尋找「彩蛋」這種事情見仁見智，知道了就會讓整部電影看起來很有樂趣，不知
道的似乎也無傷大雅不影響劇情發展。就像我找到了“this”彩蛋，我還是不知道那
些英文字母的排列意思；知道了“antigravity”會飛，我還是優先選擇 VBA 而非 xl-
wings。

昨天我整理以前文章的手稿，在《數 16_乎也》發現跑龍套的「紅框框小姐」，竟
是那 4 個月前《數 75_之之》的主角，讓我自己驚訝不已。原來我也會埋彩蛋。

有幾個人看完《拿捏》，私底下問我：

「你有在上班嗎？你上班時，你的看護呢？」

「你在家醫院開刀，醫院還配看護給你？」

「你欠看護那麼多個月薪水，你的經濟狀況還好吧？」

「你還好吧！你嚴重到還要請到看護喔！」

彩蛋的答案其實就藏在留言中。

Google 過程中，有人認為現在彩蛋一詞已被濫用，濫用到對於電影演職員表後的「隱藏結尾」全都混為一談，應該還是要分清楚才是。

在《終於確定》中有一則留言：

等看護司空見慣，說不定將來某一天有個畫面—她叼根菸翹著二郎腿對著你或路上甲乙：「別理他！讓他自個抖，抖夠了他自然會起來。」不以為意地向天呼一口長長的煙。

另外，《數 6 (外傳)》是《數 6_者也》的隱藏結尾。

沒關係，看的懂就看；看不懂也無傷大雅！

168 癲癇

egg

2018.8.15

我有個女前同事怪怪的，2年前我離開她的部門後，我們其實再也沒什麼交集。

昨天下班在電梯巧遇，我們一同走到信義安和站分手，她搭她的捷運，我走我的安和路。

出公司後門，她主動提起，她的狗也有癲癇，要按時回診，問我是不是也要按時回診。瞧！又是一個出於善意卻斷人愁腸的哀慟關心提醒，自我出院以來，這種祝福與憐憫目光是每個人見我的起頭。

她說，她的狗有癲癇，她自己配藥，把一顆膠囊分裝成十小顆。之前更有一陣子常常發作，她帶去看醫生，結果診斷是發情期容易引發癲癇。她帶牠去結紮……。

我說她怪是因為我們曾同事過，彼此知道各自感情婚姻，突然這樣跟我談著閨割情事，不好吧！總不至於我們有了幾次關係，就這樣大喇喇地把戰車開到大門口吧！我承認就幾次，吃飯而已，別無它算。

眼看捷運站未到，沒能讓她跟我分手，於是搭了話：「結紮後有效嗎？」一開口，我就後悔了。

她說了，的確比較好，穩定多了。

經過一夜的沈澱，我按耐不住好奇，很想問她：「你家小狗手術在哪做的？玥伶。」

169 絶不惡搞全聯

egg

2018.8.16

昨天發了一篇文，稍晚，看護從國外 Line 來了一張台大醫院泌尿部醫生列表，問說要幫我掛號嗎？

一時不明就裡的我，回說為什麼？

Line 面板冷冷的應答：結紮。

對厚，我突然驚覺，「男人」是看泌尿科！

我回到舊發文處，不得了了，竟然引起軒然大波。本人除了認為網友聯想力令人折服外，也宣布上架文章永不撤除，後續將會發聲明稿澄清。

聲明稿全文如下：

《癲癇》一文談的是「認養代替購買，結紮代替撲殺」的價值觀。

我光想到一個人能為非自己血親的毛小孩盡心盡力，把屎把尿，伺奉供養，呵護備至付出，我就覺得很偉大，這是何其無私而不求回報的大愛奉獻。然而對於家中的小動物，我們應該要替牠著想，也替左鄰右舍著想。

我思考的角度是，要先找到一家專業動物醫院好的獸醫操刀，幫毛小孩結育，讓牠能防制疾病、解決牠及牠造成其他人的困擾，相關內容請見網路上「犬貓結紮」文章分享。

關於文章角色設定的思考很單純，一個以去勢後毛小孩的媽現身說法，再傳神不過了，即使後來發現她的案例是發生在上海，我想放諸四海皆準的二公約，都應當被落實。我們還是強調結紮不只是絕育！當我們決定要和我們的寶貝共度一生時，我們都希望牠可以過的更好。好的手術可以讓牠壽命更長，而且健康，快樂！

由於某些與事實不符的影射聯想，造成人們對我的目光紛擾，我在不希望爭議擴大甚至扭曲原意的考量下決定發出本聲明，但真相和初衷，有讓大眾知道的必要，謹在此處全貌完整呈現，請大家別再揶揄我，衷心感謝。

e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後記：

當我知道看護對我的誤會時，我以為她會表現出對我的不捨，沒想到她還哈哈大笑說要不要考慮「整副」。唉！我只能一個人躲在被窩暗暗感嘆，全世界不會害我的人只剩我媽！

全聯的聲明稿全文如下：

全聯福利中心 2018 年中元感恩月的廣告影片，談的是「感恩」與「感念」的價值觀。

每年農曆七月中元普渡的習俗，由民衆準備食物飲料等供品，款待素昧平生、無家可歸的好兄弟（好姐妹），甚至貼心準備臉盆毛巾讓風塵僕僕的他們能先行梳洗再享用佳餚，這是何其無私而不求回報的大愛奉獻。

我們思考的角度是，如果這些前人能夠開口說，他們會用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的話語，表達他們對陽間善衆的感謝。希望藉由這些影片，向每一位參與中元普渡的人們致意，彰顯這個習俗的溫暖良善，更珍視我們傳統文化中懂得並且願意去關懷他人的同理心，進而鼓勵大家持續參與、維繫中元的傳統習俗。

關於影片角色設定的思考很單純，只是希望能夠兼容台灣這塊土地上生長的不同族群，分別是早期曾受日本教育說日語的媽媽、操外省口音的眷村伯伯以及講台語的知識青年。無論什麼背景、出身，都能一視同仁地得到愛與包容，是這個社會最偉大的地方，而中元普渡的習俗證明了這種美好的真實存在。

由於某些與事實不符的影射聯想，造成社會的紛擾討論，我們在不希望爭議擴大甚至扭曲原意的考量下決定停止廣告的電視播放，但真相和初衷，有讓大眾知道的必要，謹在此處，利用 YouTube 的自媒體平台將三支系列影片的全貌完整呈現，

感念先人，也感恩每一位曾經在中元時節誠心付出的人們。

全聯福利中心 台灣奧美集團

170 七夕

egg

2018.8.17

今明凌晨是看護回家的日子，
我得好好想想，
不要有任何把柄落在她的視覺範圍。

第 1，
忘了吃的藥趕緊處裡掉，
免得招來臭罵。

第 2，
冰箱中的櫻桃、藍莓趕緊吞完，
她出國前的心意，
沒有假裝吃光光，
下次就沒的吃了。

第 3，
留意小三觸碰過的任何事物，
擦拭、清除、消毒過，
絕不能被發現曾經的痕跡。

晚上早點上床，
若無其事假裝睡眼惺忪地迎接看護回家。

今天七夕，
祝天下有情人勾心鬥角卻又死路相逢。

喔，對了，
最後千萬記得清空垃圾桶。

171 尖叫

egg

2018.8.19

2016/2/25

J:

小妹妹, 在高鐵上吵鬧就算了, 但請不要尖叫...有話好說啊...

* * * * *

我的腦內有個自閉症的東西, 而且名為講話的那個房間壞掉了, 大家都不了解我。我喜歡「規則」, 是永遠如此的規則, 不是視情況規則。

「永遠如此」的規則是完美的, 因為會永遠遵循所謂的「原因」和「結果」, 可以讓我覺得平靜、覺得開心。

如果某個東西「情況規則」, 那麼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這會讓我驚恐, 讓我驚恐, 讓我尖叫哭泣。

我喜歡永遠規則, 因為每次去遊樂場, 搭上嘟嘟車、碰碰車、雲霄飛車, 每個人都會尖叫, 所以我也會尖叫, 因為車子很快, 所以尖叫, 這是永遠如此的規則。

有一次, 我媽帶我搭高鐵, 高鐵很快, 所以我尖叫, 但是大家都不尖叫。很快的原因不再是尖叫的結果, 所以「很快」已經不是我喜歡的「永遠如此規則」, 而是「情況規則」。如果去搭很快的雲霄飛車, 要放聲尖叫, 而去搭很快的高鐵則要視情況輕聲細語。我不再喜歡「很快」的車了。

搭很快的高鐵讓我好辛苦, 我會尖叫, 對於那些異樣眼光看我的大哥哥、大姊姊, 我的尖叫讓你們很驚恐。我知道你們一定也喜歡原因與結果, 喜歡「永遠如此規則」, 就像我一樣。

* * * * *

我說, 同學, 在高鐵上, 二、三百公里的時速, 本來就應該搭配尖叫聲, 嫩不試著尖叫, 上高鐵來做啥?

* * * * *

- 此篇文字大部分偷自《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理由》，我只加上幾個「的」而已。
- 此篇文章獻給失聯多年的同學，我們在 fb 重逢了，在我決定要和她共度餘生，活下來之後。

172 我相信我有病

egg

2018.8.22

連我自己都相信我有病，不然我怎會在醫生面前。

看病這件事很有趣，得要自己相信自己有病，才會去掛號看病，我當然指的是能對自己負責的成人，即使別人認為我有病，若是我不以為然，我當然不會掏出健保卡去醫院看病，自然不會出現在醫生面前。

假想兩個人在吵架，一個人說：「我看你該去看醫生，看精神科醫生。」另一人不甘示弱回說：「你才應該去看醫生咧！」我說這兩個人人都有病，都該去看醫生，可是他們自己卻不認為自己有病，所以都沒出現在醫生面前，只會跟另一個病人逞口舌之快。

回歸正傳，時間發生在我第一次手術完，還待在普通病房期間，那天應該已經吃過晚餐了，一個身穿白袍的女醫生來到我床尾，看看手上資料，看看床頭貼著我的名字的名牌，再看著躺在床上的我：「你是許○○？」

「是。」

「我是心理諮詢師，我來看看你，開完刀，有什麼感覺，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

這時，沒有人在病房陪我，就只有我自己在病床上，獨自面對她。想著她所說的「心理諮詢師」五個字的頭銜。

我的猜測是人生第一次開這麼大的手術，院方可能會安排相關科別會診，所以派來了心理諮詢師來了解我的情緒，千萬不要有什麼想不開的情事。而形單影隻的我只能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悲情，雙腳一攤，任由院方處置。我坐起，配合著她的診治。

「請你從一數到二十，再從二十數回來。」

說到數數，我可是高手中的高手，這位醫生沒做功課，事前沒先去打聽，叫我數數？我信心十足往上念：「一、二、三、四、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沒有人可以比我數得更好，哈哈！「二十、十九、十八、十七、…五、四、三、二、一」，我滿意的點點頭，抬頭看著她。

「很好。」她面無表情，在她的紙上標記著什麼東西。

我心理嘀咕著，嘴巴上的很好，卻搭配著不苟言笑的表情。我就像一個向母親多要求 10 分鐘 iPad 上網的小孩，得到母親一句冷冷的「不行」一樣受傷。我看著她高深莫測的表情，再次斟酌著「心理諮詢師」五個字的頭銜。

她拿出碼錶，「一分鐘內，說出有含『蛋』字的名詞，如雞蛋、鴨蛋，懂嗎？」她確認我懂她的意思後，按下計時器。

「鹹蛋、鵝蛋、鳥蛋、荷包蛋、」問我蛋，我，乃江湖人稱「蛋哥」耶，考我蛋？哈哈哈！不用蛋把她打爆，我爆蛋謝罪。「蛋糕、蛋塔、三色蛋、」蛋？給我一顆蛋？「恐龍蛋、皮蛋、」蛋？快！再來一顆？「混蛋！」，我還沒聽到醫生喊停，我開始著急，餘下來的時間，我同醫生看著我那不中用的大腦，再也生不出任何一顆蛋。真他媽的王八蛋，我竟跌跌撞撞回答有關蛋的問題。我開始懷疑我有病，我的大腦有病，不然我怎會在醫生面前。再再一次我細細咀嚼著「心理諮詢師」五個字的頭銜。

她在她的紙上註記了一些字，隨後安慰地向我說：「現在請說出四隻腳的動物，越多越好。」

我看著她一手拿著碼錶，拇指按下計時鈕。我記得家裡的寵物都是，「貓、狗、」隨著我說出的動物，她用筆書寫正字號記錄我所說出的動物個數。

可是寵物怎麼只有貓狗四隻腳，蟑螂、螞蟻、蚊子什麼時候多長了二隻腳？突然我的腦袋嘣了一下，跳到餐桌，「豬、牛、羊」，我還有吃什麼啊？平時我怎沒注意雞、鴨、鵝才 2 隻腳啊！更慘的是魚連腳都沒有。啊！沒了，我大腦的世界沒有四隻腳的動物。我漸漸懷疑我有病，我的大腦有病，不然我怎會在醫生面前。

豬、牛、羊是 12 生肖，12 生肖中有許多，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我扣掉蛇雞回答。她沒有反駁我的龍，我不知道她是認同龍四隻腳、而且是動物，還是正計時中不便打擾我，我不管了，現在不是想龍的時候，隨便啦！我要趕快回到四隻腳動物，12 生肖講完，完了？然後呢？我的腦袋又開始一片空白。我認真懷疑我有病，我的大腦有病，不然我怎會在醫生面前。

「獅子、豹。」我記得大草原上的所有哺乳類動物應該都是，「大象、長頸鹿、河馬。」，大草原、大草原上有什麼鬼東西啊？你知道嗎？人愈是被注視著，愈緊張；愈是緊張，腦子愈是空白。對了，我的腦袋瓜上黏著紗布，我的腦子出了很大的問題。這時蹦出了「鱷魚」，為什麼跑出鱷魚？說好的哺乳類，跑出鱷魚。不對！鱷魚是四隻腳，沒錯，牠是四隻腳，我糊塗了。瞧，醫院派了個偽諮詢師來虛測我的心情，實探我的腦子，我的腦子真的有問題，連我都相信我的腦子有問題，不然我怎會在醫院，我怎會在醫生面前，一同觀察那顆既熟悉又陌生的腦子，默不作聲地既生不出蛋，也跑不出四隻腳動物。

我相信我有病。

173 數 3_者之

egg

2018.8.26

我看到安東尼喜歡的數字是 3,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我記錄過 3 嗎?

* * * * *

數字 3 的特性:

- 3 是質數, 且為第 1 個孿生質數成員之一, $\{3, 5\}$ 。
- 3 是唯二相鄰整數即為質數的數, $\{2, 3\}$ 。
- 3 是第 1 個幸運質數。
- 3 是第 2 個三角形數。

* * * * *

最近我很喜歡看大腦疾病的書, 我的書單有:

1. 開始忘東忘西的人生
2. 困在大腦裡的人
3. 我想念我自己 (重讀)
4. 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原因
5. 因為愛, 我們呼吸

後三本是作者是哈佛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專家, 莉莎·潔諾娃, 我喜歡在她的筆下找到一種依靠, 一種病人想要同理的依靠, 不是同情。

上回莉莎的筆下, 我得了早期失智症, 與教授老公一同對抗失智症, 「我的昨天消失了, 明天還是未知數, 我該為了什麼而活? 我為每一天而活, 我活在當下。不久的某一天, 我將忘記自己曾經站在各位面前發表這次演講。然而, 我會忘記不代表此刻不會好好活過。我會忘記今天, 但不表示今天一點也不重要。」

念這這些書，我總深深喘口氣覺得「殘缺是一種美麗，只是有時候這種美麗代價太大了。」

這回莉莎的腳本，我養育了一個自閉症的兒子安東尼，「自閉症患者只是和別人不同，而不是不如人。」

我第一次從一個神經學專家暨小說家筆尖下看到自己的病症，「眼睛往上翻，腳趾扭曲，每一條肌肉都揪緊、晃動，讓他整個人變了形。」我看著他的癲癇，好像聽著看護用另一種語言述說著我的癲癇。

「在發作之前，他臉上突然出現怪異的茫然表情，目光空洞失焦，看起來彷彿被掏空了似的。接著，他倒在地上，失去意識，整個身體緊緊揪成一團，不住抖動。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分鐘，但那駭人至極的一分鐘感覺上像一個鐘頭。然後他突然鬆開來，大約一分鐘之後醒過來，渾身乏力，可是安然無恙。」我看著他的痙攣，好像親眼看著我倒在地上的痙攣。

下一次，下一次還有那麼幸運嗎？「痙攣突然離他而去。他不再抽搐，就只是在那裡，眼睛仍然往上翻。他雙腳攤開，嘴唇不是粉紅色的，而是紫色，紫得發藍。」安東尼走了。然後我才驚覺，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淚的歲了，不知是為奧莉薇亞還是安東尼，不知是為我父母看護還是我自己。

殘缺是外表下的不完美，美麗是每個細節的故事，代價卻是當事人久久抹不去的痛。我找到了我可以依靠的文字，在神經科權威專家的筆下，原來我是個幸運者。

我離題了。

自閉症患者討厭碰觸、不與人有眼神接觸，但他還是有想法，同每個人一樣，他有他喜歡的邏輯，與思考模式，絕不遜於任何人。我喜歡作者對數字思考的註解。

他喜歡三，他喜歡排列。他的早餐就是要三塊法國吐司棒，不能是二塊，因為三塊才算完成，二塊是停在半中央，而停在半中央實在太痛苦了。

早餐是三塊一模一樣的法國吐司棒。如果媽媽把二塊大塊的法國吐司棒切成兩半，然後拿掉其中半塊，我就有三塊中型的法國吐司棒。再不然，她也可以把一塊大型吐司切成兩半，再把中型吐司切成兩半，拿掉其中半塊，那我就有三塊，一塊大、一塊中、一塊小的法國吐司棒當早餐，因為這樣是三塊，而三是完成與安全的。

於是翻了一下數集，我未曾記錄過數 3，補上數 3。

174 巧遇 2

egg

2018.8.31

另外 2 人出了電梯後, 我用眼睛掃描一下電梯, 剩下我和她; 同樣又是未到早上 8 點鐘時刻, 同樣一艘電梯, 剩下我和那個上次在這電梯巧遇的女主角, 正好四目相望。

她從包包拿出一個盒子, 嘴上念著:「牙線盒」, 用右手把那螢光綠色盒子遞到我眼前, 用姆指熟練地把盒蓋掀開。

我看著裡面裝著 2 隻耳機, 沒錯, 螢光綠色盒子裝著耳機, 很時尚、很棒。

她接著說:「爲了你, 我幫它穿衣服。」

我心驚! 靠北啊! 她怎會知道? 她怎會知道我錯過了一場電梯中剔牙秀。

「妳怎會知道?」這時電梯門打開。

已走出電梯的她回頭說:「嘿皮妹給我看臉書的。」

我說嘿皮妹啊! 妳要不要向她要一張牙線盒穿上衣服後可愛模樣的照片。



175 大腦知天命

egg

2018.9.12

「我」通常都是指我的大腦，因為只有大腦才有思考能力，有辦法決定做或不做。

我的大腦在今年 1/18 晚上因為腦袋中的突觸「相打電」，造成一些基礎配電設施癱瘓，歷經三個月的搶修及維護，現在電路比較平穩了，但還有一點永久性傷害無法回復，所以偶爾會無預警地亂放電或停一下電，大腦承受不住突如其來的電壓變換，通常會以關機回應。而身上的其它配備就像剛逃離父母控制的青少年，不是徹底擺爛就是為所欲為，誰都料不到會是怎回事。

我的大腦其實性能還蠻強的，學東西很快，一旦被我體悟要領，我很會融會貫通。例如 Microsoft Excel 我已出神入化到神人的境地，都快要可以出一本天書了。學東西先要找到東西的靈魂，例如 Word 或 PowerPoint，並不是會在上頭打字就代表會了這 2 個軟體。Word 的靈魂是定位點，但幾乎每個人都不會還亂調，讓它的外觀看起來有對齊而已，其他一概不管；倒不如不要用 Word 直接用 Markdown 還來得美觀。PowerPoint 的靈魂是母片，但大部分的人壓根不知道什麼是母片，標題列拿來亂用，甚至刪掉，還有把頁碼位置移動到天涯海角的，真是慘不忍睹。我最近花了幾小時，研究了一下 reveal.js 的投影片，打算開個班教學。

除了大腦，我還有其他一些標準配備，如嘴巴、鼻子、耳朵、眼睛、手、腳等，一併成就一個「我」。

嘴巴通常拿來講話和吃。講話時，聲帶倒是還蠻配合大腦的指令，大意都是由大腦擬訂，嘴巴有時候會搭配一些語助詞如靠、看、北等以壯聲勢。但遇到唱歌，老是各走各的調，難怪我媽和看護一再禁止我在外唱歌。

還有我很認同柯文哲所詮釋的「食物」，就是蛋白質、糖類、脂肪的統稱，應該只有吃的方法—細嚼慢嚥，沒有吃的感覺—入口即化、棉密細致這些毫無意義的形容，通常是我的大腦還來不及感覺到舌頭的存在時，食物就已經通通下肚了。只要不是太難吃，我的嘴巴根本不會啟動大腦去想一些虛無縹渺的形容詞來形容或記憶，反

正三天內就只能廁所再見了，屆時大腦依然下令右手按下沖水鈕，毫不留情地。

鼻子一直是處在無意識的呼吸，不必大腦來下令呼氣及吸氣，唯有等到呼吸不存在時，大腦才會被喚醒緊急處理氧氣不足或二氧化碳過濃問題。另外就是鼻子吸入太多臭氣時，惹得大腦嫌惡時，大腦會震怒地下令關閉對外通風口，搞得全配備臉紅耳赤的。

我的耳朵拿來聽東西，不管大腦要不要聽，耳朵就會把聲音收集進入大腦，大腦還找不到關閉耳朵的管道，必須要藉由其它裝置來阻擋聲音的進入一手。據說耳朵也掌管我的平衡能力，經醫院的報告，1/18 的電力癱瘓事件也對我的聽力及平衡感造成一些損害，有機會該是要回院追蹤的。

我的眼睛主要功能是餵食大腦各方面精神糧食的管道，視覺大概扮演了 75% 左右的知性角色，大部分知識都是藉由眼睛傳到大腦。除了知性的知識外，當然還有很重要感性的部分，每當我在路上看到秀色可餐的辣妹，我的大腦會愉悅，會想流口水、吹口哨，但僅只於想而已，若嘴巴真的執行了，那我的大腦的問題就大了。除了看美女外，還有看... 圖片，嗯！包含動畫，任何顏色的。

我有一隻寫字很漂亮的右手，和很會鍵打“S”的左手，只是有時候它們會自主性的發抖，非來自大腦的指令，它們就是愛跟大腦作對。似乎咖啡因會加重這跋扈囂張對立的情形，但大腦卻特喜歡來一點咖啡因，尤其在學東西或寫東西的時候。兩個幼稚鬼常占據二個山頭，各自對峙。

我同事看到我代接她電話留言給她的字條後，說我的字很漂亮。我默默承受她的讚美。她竟不以爲意的說：「讚美你的字很好看，怎麼你都沒有任何表示？」

「我本來就知道了啊！還要怎麼表示？」我右手的字很漂亮我早知道，嚴格來說，來自我的爹娘的 DNA，不關我的事，如果還要我表示驚訝或認同就太矯情了。

我有一雙很會走路的腳，曾經跑過 3 次半馬。現在罹患癲癇的我雖還擁有三張駕照，但根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那汽車、機車二張駕照都已不合法了，剩下國防部的戰車駕照合法。所以現在下班都靠二隻腿走回家，走著走著大腦會試著組織一些有趣的東西。有時候一個想法，一篇文章，從公司走到家就完成了。我認為，我的腳喜歡大腦，不像雙手老是跟大腦唱反調，每每營造一個清明的思考環境給大腦，任大

腦徜徉在風馬牛不相及的情境，卻又出現愛因斯坦 $E = mc^2$ 的公式在其中。

有的時候訊息進入到大腦，大腦開始自己鋪排許多劇情，這是大腦自主性的，連「我」都沒辦法主導或阻止，我只能在旁眼睜睜地看著它發生，就像本篇劇情，有點荒謬、有點神經質，可是這一切都是大腦的安排，藉由嘴巴、鼻子、耳朵、眼睛、手、腳等完成而已。這些「而已」或許就是「知天命」，無所作為，練一練肖喂吧。

至今也活到了知天命的年紀，該求的、該做的，都做了；求不來的、做不到的，該淡了。不勉強、不張揚，默默點頭。這就是天命！時間到了，該吃飯就吃飯，該睡覺就睡覺，不要多用大腦去編製一些如沒有胃口、睡不著等理由來矯正天命，這些理由藉口都是在傷害自己，最終都是要還的，別跟自己過不去。

大腦該是用在控制唾液分泌、鋪排荒誕不羈劇情、及和看護吵吵鬧鬧時，特別是趁我還能練肖喂的時候。

時間到了，該吃藥了。

176 大腦知它命

egg

2018.9.14

解開皮帶、打開褲頭勾扣、撕開拉鍊、連同內褲褪下褲子到膝蓋、坐上連接台北市汙水道系統的墊片—馬桶蓋。

自從搬回家養病那段期間缺少 pc 作伴，我學著與 iPhone 6 Plus 與 iPad 相處，現在更能隨心應手使用其中的備忘錄了。

正坐在現代化科技智慧的馬桶蓋上，促使我想到還有二個「不堪入目」的裝備歸大腦管卻尚未交代，一個現正是對準下水道的肛門，另一個是蓄勢待發隨時可能落井下石的尿管。備忘錄 app 拿在左手，該是說說它倆偉大的時刻到了。

認識我的人就知道我不是個會吹噓性能力的人，以下篇幅絕不提次數與時間，看不慣者自行轉台。

聽，嘍... 嘍，糞便要出世前的先行部隊，一堆化合物由氮、氫、二氧化碳、甲烷、氧氣及硫化物等組成氣體自大腸排出體外，經過括約肌時產生震動的聲音，俗稱屁聲，高低大小可依擴約肌的強壯程度或大腦下令鬆緊度調整。訓練有素的傢伙可以很得心應手，我的大腦則為一半一半。一半是我控制下，若不想太招搖時，可以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含蓄害羞地慢慢釋放氣體；若想回敬看護，則可以用行雲流水，止於不可止的方式，洶湧澎湃地爭相奪肌而出。另一半則是無法操控下的身不由己方式，畢（閉）其功於一肌卻仍阻不了撇風的悲劇，更甚者，擋的了風，避不了屎。

肛門配備有括約肌零件，如前頭所述，括約肌之所以為肌肉乃因為常訓練，為我遮風擋雨，主要為控制屎管的開關。一般正常狀況下，大腦下令括約肌鬆弛，雙手握拳、閉氣，好讓肚子推氣往下、（點放鼻腔）、再推，恭喜，產生一坨屎；再一次，雙手握拳、閉氣、肚子用力，感覺半固（流）體物質通過括約肌，直到下腹部與肛門一路暢通，哈哈！又是一坨屎。原來昨天晚上柚子下肚，今天不至於面赤耳紅。（不知道你看著這些文字有沒有照做閉氣及用力，我是在馬桶蓋上，邊打字、邊實做、邊產出，完全沒問題，你可要小心哦。）

我有個老同學知道我腦開過刀，特地打電話來叮嚀我不要閉氣用力，對大腦的傷不好，感謝老同學的關心，特地為我瞻前顧後。

有時候，會有一種情境，大腸內的屎，液體多於固體，湯過於材料，一直忿忿不平、蓄勢待發，將要以萬馬奔騰之勢要越過城牆，任由擴約肌再強壯，也擋不了千軍萬馬，任由大腦再堅定，也只能俯首稱臣，宣布棄守。

希望在看這片段時，你不是正在用餐或食用的時刻。

肛門與尿管算是可以凌駕大腦的裝備，這就是所以把這二個配備另獨立一篇詳述的用意。大腦了不起是個 King，肛門有時候可以是 Ace，凌駕大腦之上，這是宿命，A 就是比 K 大，難怪大腦要承受拉肚子敗戰的羞愧。但比大小的狀況下，這還不是最後決局，真正的底牌是大老 2，無害的老 2 平常看起來乖乖、小小的，似乎隨便一個梅花 3 就可以霸凌小 2，確不知一旦老 2「兇」起來，你就知道何謂「大」了。

先講好，根據遺傳學，我有一個 y 染色體來自親爹，所以我的尿管除了輸送尿液還是精子的體內彈道，更是伸縮自如的金箍棒，千萬別惹它生氣。

尿管拿來輸送尿液時不成文規定很多，站著尿、坐著尿、躺著尿、別人看著我尿，一一經歷過來，才知道自由的可貴，才能體會尊嚴的所處正是生命的處所。我常在衡量我的「自主」與醫護人員的「專業」孰重孰輕，自主的維護與專業的尊重就像光譜的兩端，隨著我大腦的強度漸弱會往光譜上的醫療專業移動，沒有當過病人是沒辦法體會的。隨著年紀的成長，我們大腦漸漸力有未逮失去某些功能時，生命為了要找到出口，勢必要接受適度犧牲自主去換取一些醫療專業的。就像我另一個老同學的體悟，「養好身體最重要，那些尊嚴只能先放一邊。」她走得比我前面，因為她背負著一對 x 染色體神聖的使命，早在幾年前已把小孩生下來，所以她可以佔據著門口告誡我，人的身不由己有時不僅只是為了自己，還要考慮我愛的和愛我的人，下半場的人生觀從一場大病後開始建立。

神聖的使命單有 x 是搞不出玩意的，還是要有 y。我的尿管還有一個強大的功能是 y 的觸動器，碰不起、激不得、試不住的。

尿管有一個零件是睪丸，它是分泌男性賀爾蒙(睪酮)的始作俑者，就是它可以藉由分泌賀爾蒙激發尿管的慾望，之所以說它碰不起、激不得、試不住，是因為它會

像綠巨人一樣無法承受被挑釁、誘惑、挑逗、暗示與曖昧，身體逐漸充血變大、頓時間起「兇」，同時向其它各配備傳達信號，傳達一種「來吧！立刻、馬上的編譯碼」，屬於你知道、我知道、我們通通知道那抹淺淺亦正亦邪微笑的信號，古有明訓、心照不宣的信號。

這時大腦的獨白只剩下：「好吧！你比較兇，你說的算。我就擺爛、放空可以吧！」當浩克變大，沒有大肆破壞一番之前，變得回來人嗎？當我那話兒在弦上，沒有一陣巫山雲雨或新竹北埔名山，我的大腦找得回孔老夫子的仁義道德嗎？

物競天擇下， z 大於 A, A 大於 K，沒到露出底牌前，勝負猶未可知。不過這樣的定理有一半是大腦自願任由老 z 作主，甘願受踐踏與支配，主要是靜觀其變後，便可坐收愉悅。我的大腦可不笨的。

看護看到此，發問了許多問題，如問我想看 Ace 片時是大腦想看還是老 z 想看？看動作片或辣妹時的身體主宰究竟是誰？…一連串我來不及招架的問題。礙於我和她共用尿管，實在不知道怎麼跟她討論，就此打住。

177 勾股弦

egg

2018.9.19

早上約莫 7:30 時刻，我等在樂業街與基隆路口的紅燈，這個基隆路口的紅燈只有二十六秒，只夠我穿越基隆路；反觀樂業街紅燈達百餘秒，面向基隆路上行人紅綠燈桿上的綠色行人依然悠閒走著，要再等好一陣子後，綠色行人標誌格上的 99 黃色點 LCD 燈數字才出現倒數。

這時有個穿著和我同集團制服女生，自捷運站方向走來，她帶著一份熟悉感，所以我對她微笑點頭。這次她似乎發現我揮舞著一面大旗對她招搖，她也微笑點頭回應，並開口道，「我記得你是不動產相關部門的吼？」

會說「這次」是因為我不只一次以上在樂業街附近看到她、也不只一次在她以前公司看到她。

「我以前待放款。」

「是嘛，我就記得我在國壽看過你。現在我調國建了。」舉手比著基隆路和敦化南路路口方向。「你家住這兒？還是換工作了？」她可能還在斟酌以前二個字。

「我不待放款了，我現在金控。」

她點點頭，「金控？還是同一地點嘛！你都走路上班？那很遠耶！」

「早上去安和路搭公車，3 站就到了。下班才用走的，三十分鐘就到了，不遠。」

她示意要進樂業街覓食，所以我們互相道別。隨即樂街街上的紅燈轉為綠燈，我走過基隆路，沿著樂業街再通過和平東路，走到安和路口公車站。

安和路口站的 3 種公車都能到我公司，但 235 號公車班次比較頻繁，所以最常搭到的是 235 公車，今天也不例外，連著三台 235 號公車進站，我搭上第一台公車。

下一站是立人國際國中國小學站，隨著車上的語音播放，公車緩緩停至站牌，人行道上有一個女生，帶著一份陌生感，這次她沒穿著我們集團的女生制服，走上車來，坐在低底盤公車右前輪拱設置行李放置區後方的座位。我準備了一個微笑來與

她交換眼神，但她堅守她的分際，沒能迎上我的目光。

會說「這次」是因為記憶中我不只一次在公車上看到她、不只一次在安和路看到她、不只一次在公司裡看到她。

我自討沒趣地收起準備綻放的笑容，任公車在文昌街口站收放乘客。當車上再度響起「捷運信義安和站」語音，我在行囊中搜尋我的皮包，車子一靠站，我過一下悠遊卡，下車，而那個帶有陌生感的女生仍坐在公車椅子上。

捷運信義安和站的下一站是仁愛國中站，她會在仁愛國中站下車，走到與我相同目的地—公司。

捷運信義安和站、仁愛國中站、公司這三點封閉起一個坑坑疤疤、歪歪扭扭的三角形。捷運信義安和站到仁愛國中站的距離就像「勾」長，包含著二個紅綠燈，通常都有公車代步；仁愛國中到公司的距離就像「股」長，由安和路往回走一點串接到仁愛路四段 266 巷，三邊最短的一邊；捷運信義安和站到公司的距離就像「斜邊」一樣最長，通常行人不會被紅燈阻礙，直通公司。

我選擇少搭一段勾長以減少碳排放，為社會盡一分心力；我選擇避免在車上等二個紅燈以節省時間，特別是開學的日子，在仁愛國小門口的交通特塞；我選擇提早一站下車用雙腳走完勾股定理最長的斜邊以達強身健體的效果；我發現通常我會比她早到公司。

今朝晨曦初露，有位陌生女子特地與我交錯身影，尾隨我進辦公室；今夕落日餘暉，那位陌生女子走在我前頭約莫 4 公尺，我跟著她走回家。

178 約定

egg

2018.9.21

她結婚之後，新郎不是我；隨即而來的是調部門，到另一個職場，該是我們整理心情各分東西的時刻。她走前，留下一段話感人的話：

親愛的主管及工作夥伴們：

轉調至金控整行任職至今三年半，很感謝朝祥副總的提攜，讓我有機會可以來金控學習更多，本週要調任數數發 (DDT)，去學習更多的新事務，心中其實非常捨不得，因為整行和直效就像一個大家庭般～處處都是溫暖😊

想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謝天吧！讓我預見了您們，可以跟你們一起共事，懷著感恩的心，感謝整行給我的一切，更謝謝我身旁的每一個人。

期待未來我們一定有很多機會相遇，願大家都能平安快樂，順心～

李詠萱 Carol

沒特別提到我，只說要謝天。所以她爲了謝天，沒有特別跟我道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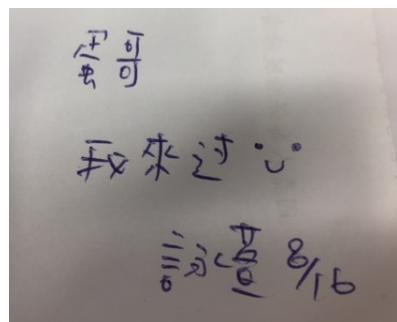
沒有她的日子，我撐不了多久，收拾了所有行當，換到她的座位辦公只爲了紀念她。她的座位正上方是冷氣孔，正對著一大面牆壁，牆壁上貼著一張全世界地圖，我爲它貼上一架飛機。

在一家不大的百來人公司，業務就這麼幾樣，很容易有阿里阿砸的理由找到關連，在一次純粹公務上的聯繫，我嘗試著在電話中抱怨她走後就一直沒沒無聞。她回我說她曾回來了幾次，但是我剛好都不在。

我嗤之以鼻地質疑，表示懷疑她的說法，這種雙方當事人缺乏信任基礎的溝通實在缺乏效率，於是我們約定，她每次回來都會到我的座位、她的舊址簽到，以表示她心中還有我。

如果, 她心中還有我, 那就夠了。如果某一天, 我在座位上發現她回來過的痕跡, 讓我清楚地知道她心中真的還有我, 也算值了。我姑且相信她, 滿意地掛上電話。

第一次, 她的留言是 8/16, 可是我遲至 8/20 才發現,



發了一封主旨為 “I got the easter egg from you.” 的信跟她說:

詠萱

我剛剛才看到,

8/16 你來過。

恭喜你,

快當媽了,

我等不及人口老化的台灣又要多 1 人了!

e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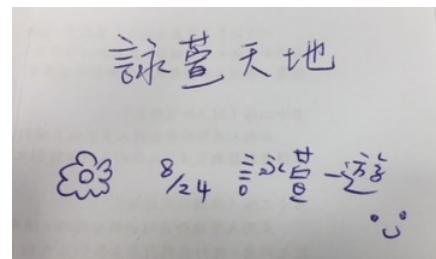
再一次, 孩子的爹不是我!

她回了我的信,

蛋哥, 太感人了! 你發現了~ 我有信守承諾, 走過留下痕跡~

我相信你更有潛力讓台灣人口突破成長, 要結婚要跟我說, 嘻嘻

第二次, 她的留言是 8/24 (五), 我學到了敏銳, 星期一一早我就發現了。「詠萱天地」四個字是我的字跡, 是我特地為她留下的一片天地, 她也信守我們相互的誓言, 留下「詠萱一遊」外帶一朵花及笑臉。



我發信跟她說：「我發現你又偷偷來過，只留下一片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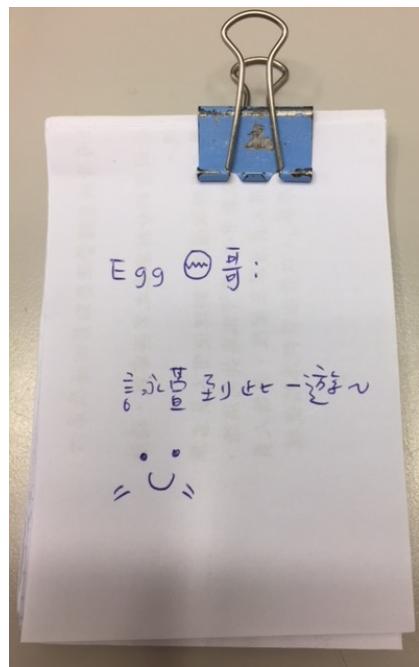
她回了信，

我輕輕地來正如我輕輕的走，
我揮一揮衣袖，
只留下一片花朵!!!

詠萱天地太感人，讓我每週都想去留言～

她用徐老先生的《再別康橋》跟我道別，似乎是在彌補上次的不辭而別。

第三次，就是昨天，她們地下社團團練慢跑的日子，我不太明瞭她挺著大肚子怎麼跟人家跑，但她就是會去湊熱鬧。我猜測是在她們做完緩和操後，回到她舊時辦公的地點，我的位子上。把留言大喇喇地放在我的鍵盤旁，讓我在一早進辦公室時就發現。



在記錄這些的同時，也讓我發現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921。讓我們用彼此不需要言語的情誼一起為 19 年前所有 921 受災戶致意。

這一切徵兆開始了我們藏彩蛋及找彩蛋的默契，藉由稚氣般的舉動一起遙想當初的不得已，不管是當初她的勇往直前，還是我的被動告知，這是我們彼此的約定。

179 The 3rd 癲癇日記

egg

2018.10.8

8月3日下午是公司辦的 python 第 6 次課程, 也是該次課程的最後一堂課。其實當天的課是補 7/11 只放新北市的颱風假的課, 7/11 當天敝部門只 2 人上班, 原來我部門才 2 個天龍國人, 其餘的同事都住荒郊野外, 實在也不知事實是否如此, 人資其實也搞不清楚誰該放假、誰該工作, 就這樣自欺欺人過那一天颱風。

別人上這種程式設計的課程都帶筆電去, 我則只帶一顆殘缺的頭腦和假裝是文青配備的筆及用 A4 廢紙裁切後夾成的一小疊回收紙。因為我沒有筆電, 所以我的同事于庭每次都發揮同事愛, 讓我乖乖坐在她旁邊, 看著她.....的電腦, 讓我在臨機一動想到不同的想法時, 可以立馬用她的電腦試試。

回到 8 月 3 日下午 2 點鐘的課程, 張佑成老師賣力的講了約半小時課, 我開始覺得睏, 心想, 星期五和舊同事們的例行性午餐占用了十來分鐘的午覺, 讓我覺得精神不繼, 想打瞌睡、想闔眼。我強忍睡意, 依然聽著講師講著爬蟲, 試圖用我那快關機的大腦想著除了老師講授的內容, 還能怎麼應用。想著、想著, 終於, 我敵不過一次比一次強烈的睡意, 我睡了過去。

我失去了一下意識, 就像打瞌睡一樣, 我立刻驚醒。醒來的第一個直覺是我睡著了, 突然看到坐在我右方的于庭不看她的電腦, 用驚訝的眼神看著我, 眼神交會的那個時刻, 她小聲的問我:「你還好嗎?」

我似乎沒有會意過來, 僅搖搖頭回應她, 並為我在上班時打瞌睡被發現似的感到不好意思。她又用擔憂眼神盯著我看。我們繼續上著課, 偌大的第六會議室, 沒幾個人, 我發現我竟開始發熱; 抬頭看看左邊牆上的鐘, 還沒三點鐘, 我發現我竟開始坐不住; 剛被抓到瞌睡, 應該還有滿心滿臉的羞愧, 我發現我竟愈來愈疲倦; 老師沒發現我的異樣, 依舊賣命地教著課, 她似乎也不怎在意老師的課程, 我發現她竟開始不時地打量我。

她開口：「你知道你剛才怎麼了？」不知道是我的想像，還是她真的以擠眉弄眼的方式默示我。

我突然明白了，我癲癇又犯了，第三次癲癇。抽搐的時間應該不長，就像我自己感覺如瞌睡般失點神似的剎那，失去意識的瞬間頭受地心引力牽引，往下一點，脖子肌肉拉扯頓時驚醒。一連貫動作行雲流水，止於不可不止，所以沒在課堂上引起騷動，只是恰巧被她目睹歪嘴斜眼全程而已。

時間到了三點鐘，下課休息。

「你要不要去地下室有張床可以躺著休息？」她提議。

「我三點半去 9 樓聚賢莊會議室報告完就想請假回家。」前一天本就約好的行程，稽核室為了接下來的查核要各部室去報告業務內容，以便針對各部室訂定查核重點。

「你還要去報？」她提出異議，「算了啦！別報了，我幫你跟稽核說你身體不舒服！」

「不要啦！」我堅持把自己的事做完，「沒時間補了，下星期一就開始查核了。」

我離開 15 樓第六會議室的教室，搭電梯至 9 樓，她緊緊跟著我。

進入 9 樓的聚賢莊，她馬上跑過去跟俊勛說我身體不適，好讓他點我先報。等我報告完畢，搭電梯回 15 樓，再走樓梯回 16 樓的辦公室，她依然在身後 30 公分處緊盯著我。

回到我座位，她立馬跟我右手邊及後頭的女同事報告我身體不適。這二同事聽後，跟著擔心起我要怎麼回家、家裡有沒有人、要不要去醫院。我則聯絡了看護及點了病出後，走出公司後門，我攔了一部計程車，這時開始飄著雨。

進了家門，在陽台脫了鞋，一踏進客廳開始邊走邊脫上衣、長褲就地遺留，拿出手機，打了一則 line 交代同事說我到家了，隨手將手機留在餐桌上；把餐桌前的風扇轉向打開，躺在餐桌與客廳之間的地上開始沉沉睡去，任由手機在桌上不停的跳動。

看護替我準備好晚餐後，我才起身吃晚飯，看了手機，發現都是同事打來的電話及傳來的 line，叫我看醫生、問我還要不要緊、不要一個人在家、看護回家沒等。人

生有幾個這種不花錢的同事, 夫復何求!

吃完飯, 洗了澡, 名正言順地躺在床上, 接續著睡覺, 一覺到天亮。

過了假日後, 右手邊的同事說她打我的手機都沒人接, 所以問了人資要我家電話, 打回我爸媽家, 但還是沒人接。

還好爸媽沒接, 因為當時他們還不知道我有癲癇發作的症狀, 我是 8/18 回家時才說的。人生有幾個這種報憂不報喜的同事, 夫復何患!

180 9/28 回診記

egg

2018.10.8

「你怎麼樣？」

「8/3 發作一次，之後就好好的了。」

「你腦波做了嗎？」

「上次回診排 10/8 才要照腦波。」

「難怪沒有報告。」

「我的傷口結痂怎麼都不會好？」

「哪裡？」王醫師看向看護，希望她給個指引。

我伸起左手，試圖在左邊腦袋上摸出那個痂。

他站起身來，彎著身體前傾，看著我部分手撥開頭髮，食指摸著結痂的部分，「應該是頭髮」，他回頭到櫃子上拿出一個小鐵盆及夾子，請求看護幫忙撥開我的頭髮。他用絲毫不抖，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手，將我結痂部位夾起一撮頭髮，遞到看護面前，讓她確認是頭髮。他再出手二次，一共夾出三撮短毛。

奇怪了，我才是病人不是嗎？他怎麼盡是招呼看護。

他解釋道：「有時候病人傷口會碰到頭髮，癒合不完全，現在夾出來了，應該不要緊。」

看護認為我不能搭飛機，因為飛機上有艙壓。所以我課前功課即是記得要問醫生，「我可以搭飛機嗎？」

「可以，搭飛機可以，開飛機不行。」

沒想到堂堂一個腦神經外科王醫生也開始跟我練肖喂，請問：「我要去哪開飛機？」

「哪裡你都不能開。」

看護天天地加入話局：「他可以開車嗎？」

「不要啦！萬一發作，不好！」

「那駕照要拿去註銷嗎？」看護似乎打開了話匣，繼續追問。

「不用啦！不要開就好。」

奇怪了，我才是病人不是嗎？怎麼他們就聊起來了。

我接著問手機題庫上的第二題：「一堆人傳給我吃癲癇藥的人不可以吃柚子，我可以吃柚子嗎？」

「可以，不要吃太多就好，不然大家都在吃，你怎麼辦？」

看護馬上又接話：「柚子和癲癇藥不是會有交互作用嗎？他吃真的沒有問題嗎？」

「柚子還好，葡萄柚就不要吃，的確會有交互作用，柚子吃一點可以，盡量離吃藥時間遠一點，沒關係的。」

奇怪了，明明我才是病人不是嗎？怎麼看護看起來不太滿意醫生的回答。卻又在中秋節前買了一箱柚子，又接受客戶一堆柚子禮物。

181 腦波檢查

egg

2018.10.9

10/8 早上還在公司上班，中午從信義安和搭捷運到台大醫院站。下著小雨的天氣，不冷不熱的氣溫，加上時間正處 12:45 左右，應該是很好睡的天時、地利和人和。

進入台大醫院新大樓，先到地下室吃午飯，飯後到一樓的神經科電子檢查室報到。

義工北北很熱心的問我要檢查嗎？跟我要檢查單。我忘了帶單子，只有上星期五醫院給我的一封簡訊，所以他向我要了健保卡去查詢，並要我稍坐等待。沒多久他將健保卡還給我，要我不要走遠，馬上就要檢查了。

沒多久護理師叫我的名字，把我帶到小房間。請我將包包放在門邊上的椅子，連同手機放到包包中，叮嚀不要將手機帶在身上。

她在她的電腦桌的位置上坐下，手比著電腦桌前一盞燈前的沙發：「你坐到黑色沙發上」。

我依她的指示位置坐定，含著一份初來乍到的靦腆與羞澀，準備任她宰割。

她依然坐在電腦前處理事前準備工作吧！我和她隔著一盞燈和電腦桌上背著我的電腦螢幕。

我坐在左邊靠牆的沙發，沙發比一般家中客廳沙發還矮，右邊扶手靠著一個櫃子，櫃子高於沙發扶手良多，放著棉花、紗布、電線及其他雜物。

她的頭被我們之間螢幕擋著，我看不到她，但她的聲音穿過我們之間的阻礙，「你的頭有沒有開過刀？」

「有。」我心想，她看不到我病歷嗎？事後我回想是她應該是護理師，而且沒要我的健保卡去讀，所以應該沒辦法看到我的病歷。

「什麼時後開的？」

「農曆過年前。」

「二月？」

「二月初和三月底。」

「你有沒有做過這種檢查？」

我打量了四周，看了面前這盞燈，回答說：「沒有。」

她向後轉向她背後的鐵櫃，拿了一個新口罩戴上，口罩兩邊不是像我們常見套耳朵的鬆緊帶，是 4 條白色的線，要自己在後腦勺打上二組結；她走出電腦桌，到洗手台旁櫃子拿雙無粉手套套上，再走到我身後，開了我後面的燈，開始招呼我的頭。我想她是拿起醬糊、貼布、沾酒精的棉花和電線，在我頭上擦拭、塗膠水、貼上十幾條電線，最後要我把雙手放在沙發兩邊的扶手，在左右手手背上各貼一條電線。

她把沙發後方的燈關掉，說整個檢查要 15 分鐘，走回電腦桌前，把手套、口罩脫在洗手台邊上的櫃子上，走進電腦螢幕前坐下，要我放輕鬆。

「眼睛閉起來，不要想睡覺。」

我想著，不要想睡覺是什麼意思。當我聽到「睡覺」兩個字時，我已經想了睡覺了。

「保持清醒。」

我想著，吃飯前我的確有點睡意，吃過飯有好一點，但現在叫我放輕鬆，又叫我閉上眼睛，我怕我會真的睡著。

「眼睛睜開。」

我依令睜開眼睛，看穿隔在我們之間的電腦螢幕與底座間的空間，她拿著 iPhone 似乎在計時。

「眼睛閉起來。」

我再把眼闔上。

「不要想睡覺。」

又來，我還是透過耳朵又想了「睡覺」兩個字。

「保持清醒。」

我心想，難道她可以透過腦波看出我想睡覺？中午的時刻做這種檢查還真是折騰，我也被搞糊塗了，究竟我想不想睡覺？頭腦夠不夠清醒？

閉眼、睜眼重複幾輪後，她要我配合她的口令做深呼吸，同樣搭配睜眼、閉眼的幾輪。只是我感覺她深呼吸的口令下得太急了，我還來不及深入，就急著要淺出了，有點難配合。

接著不做深呼吸了，在她下「睜開眼」口令前幾秒，我感覺閉著的眼睛被紅光閃爍觸動，應該前面那盞燈在閃動。果不其然，我睜開眼，發現那盞燈被移動了，燈蓋及燈管正對著我鼻前，只是它沒亮著。

那盞燈閃出自白光時，她發出口令，要我閉上眼睛。隨著一次一次的睜眼、閉眼，燈閃動的次數與頻率愈來愈快，隨著頻率愈來愈快，閉著眼睛的那道紅光愈來愈白。

作完檢查，她先到洗手台，用一糰棉花沾水，到我沙發後，開了天花板上的燈，在我身後問了，「你開刀傷口在哪邊？」

我舉起左手，將王醫師留在我頭上的印記，從頭到尾比劃一次。

「左邊喔！」她開始動手拆電線，擦醬糊，宣告這次作業完畢。

我回到家後，發現一坨一坨的膠水佈滿整個頭髮。

182 Lebensunwertes Leben

egg

2018.10.10

維基百科：

「不值得活的生命」(德語 “Lebensunwertes Leben”) 是一納粹德國政府使用的詞彙，指稱那些沒有生命權的人種，這些人種會遭國家處決或強制安樂死。「不值得活的生命」同時包含了患有嚴重疾病、不治之疾或體格與種族政策規定相去過遠的民衆。這項概念是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構成元素之一，最終更導致了猶太人大屠殺。

我很喜歡《基因》前言引用英國詩人菲利浦·拉金的一句話：

「你的爹娘，把你搞得一塌糊塗。他們未必有心如此，卻依舊這麼做了。他們把自己的缺點，一股腦兒塞給你，還特別為你，附贈更多。」

這句話很具體地描述人生所有難題超過一半以上的事實，就像一句台語所描述的「好種不傳，歹種不斷。」一樣的意思。不過這句話更勝一酬，除了諷刺與揶揄的意味，還帶有上一代的不得已與下一代的不得不。

《基因》這本書一共出現 6 次癲癇。書中並沒有交代癲癇的成因或由哪些基因造成，如最後所列的 6 次節錄內容，僅把癲癇患者歸入優生學中的「不值得活的生命」類別。

一九二〇年代，美國實施優生學，把癲癇患者集中管理，並要求絕育。一九三〇年代，德國學習美國的優生學，走得更極端的路，一開始集中癲癇患者，接著強迫節育，最後毒殺。當我看到此，我突然明白，八十年前，我類癲癇者原來是會被貼上不值得活的生命標籤，沒人會跳出來為我出聲的。

癲癇的成因目前仍不明，不過早在古時代就已被普遍認為是遺傳性疾病。當醫

生診斷我患有癲癇時，就對我家人做一次調查，因為在親屬間找不到案例，所以一度我和家人都不相信。

看完《基因》一書，試圖找尋關於自己的疾病，同前所說，它並沒有像亨丁頓舞蹈症、白血症、戴薩克斯症、唐氏症等指出哪些基因造成；也沒有嘗試推論如性別、個性等特性與基因的關係；更沒指出如乳癌、憂鬱症、精神分裂症等哪些基因異常有潛在風險。完全看不到特別對癲癇介紹，只能依整本書所傳遞的：許多人疾病，包括先前認為與飲食、接觸、環境和機會有關的幾種疾病，都受到基因的強烈影響，或者是由基因引起。這些疾病大都是多基因疾病，即受多種基因影響。這些疾病是可遺傳的，即由基因特定排列相交引發。用它的方程式則是：

$$\text{基因型} + \text{環境} + \text{觸發因素} + \text{機會} = \text{表現型}$$

只要不是單一基因型疾病，則要患上所謂的疾病，除了遺傳來的基因，還跟生長、生活環境有關，還有依特定疾病的觸發因素，最後還有所謂「天意」的機會。

中秋節，看護回屏東。連假前的星期五晚上我媽打電話來問我連假行程時，我跟她說看護早上一大早就回屏東了，我一個人在家，沒特別去哪裡。她問我怎不跟她去屏東，是不是她沒邀我回她家。

「有，她有要我跟她回去，但我不想。」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都是長輩，我不擅應付，所以乖乖待在家，不要自曝其短。

老媽開始擔心我獨自一個人和癲癇待在台北家中，要我乾脆回板橋家。我只回答她說星期日會回板橋一趟。

星期日，我回爸媽家一趟。晚飯前，媽一副若有其事的問我：「你有癲癇，看護會不會嫌棄你？」

這句話出於整個事件的半個始作俑者，讓我嚇一跳。我深信她未必有心如此，但我們都已接受我有癲癇了。我突然想起她在電話中問我看護有沒有邀我去屏東，原來她在擔心被她和爸搞得一蹋糊塗的我配不上看護。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老人家，只輕輕地回答：「我的癲癇好像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抖個不停吧！」

不管我爸我媽有沒有把我搞得一蹋糊塗，我變成婚姻市場上的存貨，算不到他們身上。就算我的一塌糊塗搞是爹娘搞出來的，我也都接受，也請讓我自己承擔吧，畢竟爹娘也都各自承襲他們爹娘的缺點啊！。

《基因》

- p.114 政府已經為不適合遺傳的人規畫了「群居地」(監禁中心)，並組成委員會考量是否為不適繁衍後代者絕育，諸如癲癇患者、罪犯、聾啞人士、愚笨低能者、眼睛有缺陷的、侏儒、精神分裂者、躁鬱症病人或精神失常者。
- p.123 「在開始檢視寶寶之前，你應已打下五〇%的遺傳分數。兩歲時獲獎的寶寶可能到十歲時罹患癲癇。」
- p.123 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後期，民衆已被大肆宣傳婚前優生保健測驗及心智障礙、癲癇、失聰、骨骼疾病、侏儒症和失明等家庭病史評估的必要。
- p.160 普羅茲和波爾視高爾頓、普萊迪和達文波特等美國優生學家為「新科學」的先驅，並認為維吉尼亞癲癇和弱智州立隔離區就是遺傳清洗的理想實驗。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美國正忙著鑑別像嘉莉·巴克的女性，把她們送到優生營之際，德國的優生學家也沒閒著，由國家贊助成立新計畫，限制、絕育或根除有「遺傳缺陷」的人。
- p.161 該法要求「任何有遺傳疾病者都可手術絕育。」首先列入「遺傳疾病」名單的包括心智障礙、精神分裂、癲癇、憂鬱、失明、失聰和嚴重畸形。法令接著明定：「一旦法院決定絕育，手術就必須施行，即使違反當事人的意願……。如果其他方法皆不奏效，可以直接採行暴力手段。」
- p.485 有些小鼠的基因經改變後，發展出阿茲海默症、癲癇或早老症。

183 他和他弟差 12 歲

egg

2018.10.21



有一位高中同學遠嫁到泰國，因為最近返台，我們幾個班的高中同學約好見個面，聚一聚聊聊各自近況。

會說「幾個班」是因為高中二年級的分組，將我們高一同學拆成好幾個班級，各自為大學聯考準備。當年我們幾個男生選擇了自然組，因為人數上為少數，而且還區分考不考生物的第二類組與第三類組，所以我們落得被拆成七零八落拆到各個班別的下場；反觀剩下的高一同班的社會組同學自然成為了高二起的社會組的一個班底，原則上沒被拆開，吸收了另外一些同學組成一個堂堂正正的班級。

高二升高三，因為校方政策，我高一的那個社會班底又有人員異動去組成另一個班級，所以我的高中同學們有分為僅同班一年的高一同學，高一、二、三同班同學，高二、三同自然組同班同學，當然也有因為留級而僅高二同班的同學；和從沒同班過的同學，其中沒同班過的同學大概是指高一分班後各自去亂搞關係才認識的同學的同班同學。產生了許多盤根錯節與社會倫理的複雜同學關係。

嫁去泰國的同學沒和我同班過，可是因上述凌亂的高中生活，藉她回台灣，在杜及菁二位熱心同學吆喝著要聚會的訊息才傳到我眼裡。我則趁這陣子工作從深圳

調回台灣，總算時間及地點能配合參加這種幾十年前的同學聚會，所以我報了名，傾家盛情參與這場陽明山的「草山夜未眠」餐會，多棒的天氣、多棒的夜景，多棒的同學，特別是杜和菁二位。

好一些同學真是好一陣子沒聯絡過，見面後沒多久，想到當初那種意氣當作風發、少年假裝老成、聯考底下的慘綠生活，原來都早已離去，迎接而來的主角是大家的下一代。還有老朋友見面最有趣的一件事，話說當年一回憶，隨著時間演進，大家眼力老化、記憶力衰退，許多事每每在重要觀點上會出現許多版本，三人最後有四個版本，每人各執一詞，永遠兜不攏，最後會拼湊出一個新版本，但每人卻還是帶著質疑點頭。

嫁去泰國的同學似乎是高中畢業後就沒交集，算一算也有 25 年了，被年齡壓到一個真是心驚膽跳的數字啊。當年的女神大學未畢業就遠走泰國，神姿自是其來有自，現除了臉上加了點氣象名詞，身材、氣質也還不辱神等稱號。見到我第一眼，她竟先自我介紹起來了，殊不知當年的高中誰不知女神「她」啊！

吃飯席間，女神見到我一家子，老婆、大兒子和小兒子，討論起兩代間最直接的問題—像不像的議題，直接了當地說大兒子比較像我，小兒子比較像我老婆。

她毫不知內情、平鋪直述地講了實話。而這句話讓我老婆直盯著我看，卻瞧出了我一身冷汗，還好話題沒牽涉到「基因」、也沒判斷錯誤而說出大兒子像我老婆，災情還控制在可預期範圍。

聚會吃飯到了尾聲後，杜及菁還特別準備了蛋糕來慶祝這個月生日的三個同學，我是其一。這種沒有壓力的生日 party 讓人很輕鬆自在，不是沖著誰生日所舉辦的聚會，只是找個遠方故人回鄉的聚會理由，只是順便唱首皆大歡喜的歌，只是順便吃塊罪惡深重的高熱量蛋糕，特別在一頓大餐後。這些就是一起冒著高油、高糖、高膽固醇風險的高齡同學，再過個幾年，能再一起，是足夠熱淚盈眶的。

唱完歌、切完蛋糕，隊形自動分為二桌，一桌是小朋友在玩撲克牌的排七，穿插幾愛小孩的同學在教導小朋友。我大兒子是今天出席的小朋友最大的，自然帶頭在那玩撲克牌。

我和幾個同學在排桌旁的另一張桌子聊著天，小兒子因還太小，不懂排七，所以

黏在我和老婆之間。女神開口問：「你大的跟小的差幾歲？」

「九歲。」

「你們怎麼會差這麼多年才又生？」她眼睛在我和我老婆之間徘徊，似乎在等著我們之中的誰給個答案。

當我一時遲疑還不知道怎麼回答時，和我高中三年都同班的許睿泓竟然接了話，「他們兄弟倆才差九歲，我和我弟還差十二歲勒！」

幹！最可惡的是，他還加碼了一句：「可是我爹只結一次婚！」

184 三思而行

egg

2018.10.22

醫生表示：「今日，我為一個七歲小女孩病患做手術。她需要 O 型血，但醫院庫存正在缺血，而她的孿生雙胞胎哥哥也是 O 型，於是向他解釋（捐血）這件事攸關他妹妹的生死。」

聽完後他靜靜地坐了一會，站起來向父母道別，跟著護士進入抽血病房。

直到抽完血過一陣子後，他從病床上坐起，用無辜的眼神看著媽媽，示意要抱抱，然後開口問：「那我什麼時候會死？」

現在宜蘭缺血；喔！不是宜蘭，是台鐵；不對，不是台鐵，是普悠瑪；也不對，應該是病人缺血才對。總之，請大家捐血前三思。

185 結構與機能

egg

2018.10.23

一個腦子結構異樣與一個腦子機能不全的對話，「」對話『』。

有一次她從屏東回來後的隔天，我們在後陽台晾衣服。她開口，『我爹問你要不要去我家下聘。』

上次我用娘當藉口，問她去她家提親好不好，她回家過個年九天，帶回來『因為家裡的事，現在不適合。』收場。

我看這次換她用爹當理由，心想，好樣的，妳也有今天。為了表現我的大器，我立馬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個肯定的短音「好！」

她質疑，『就這樣？』

「不然我再考慮考慮，以示慎重。」呦！給三分要七分。

『就這樣？』

「不然妳也考慮考慮？」

病重的異樣結構的大腦要思考，重病的不全機能的大腦要感覺。她白了我一眼，懶得再跟我講話。

186 Ex (上)

egg

2018.10.26

人世間最美的仙境不是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是我和前女友們及老婆的共桌。左起東風的清純初戀，聽了好幾輪未曾胡過的對家前女友，和贏了最終賭局的上家親愛的老婆。每一家都是我的最愛，呵，我是指曾經。現在我們不是在打麻將，是正在共餐，前前女友、前女友、老婆與我和樂的、幽默的、誠心的細數各個時期的種種，還好這三個另一半沒有絲毫的重疊與模糊，光這點起碼讓我名正言順的當個安全的莊家。

以上的情景是不可能發生的。借用她的話：女人都應該無法，男人別再幻想了。

的確，愛情世界裡，老婆通常是容不下一個前女友的，不管是明的暗的。一個都不可能了，何況來二個還湊成一桌。所以我稱世界上有一種風景比選美佳麗或阿拉伯男子四個老婆一字排開還美，那就是長年來我用精、錢、血、淚堆疊而成的三個最愛出現在同一個時空，她們是塑造我過去個性最卓著的女人，其成就更甚我的母親，讓我在現實與理想交叉面鑿出一條世故的路，於是我在三娘教化下成長，活到現在。

初戀是傻傻的愛，沒有物質利誘、肉慾薰心，一份單純陪伴的愛，所有最過份的動作僅止於嘴對嘴；更甚者，我試過，卻沒有足夠膽量越過藏駐在對方背後的鈕扣及我下半身的拉鍊防線。這樣也好，至今回想，雖然會為自己的智商突然掉到 0 的愚蠢感到不可思議，看著她胸罩下包覆著連續可微的 2 次方美妙曲線，卻無識也無力動手。道德與盜娼、理智與衝動、油門與煞車，在懦夫賽局中，最後我選擇了轉彎。曾經我為這個膽怯惋惜良久，終究讓我們青澀年代保留在最後那一點綺麗幻想的餘味。結論是：沒有得到的，永遠是最美。

第二個情人，精神上，我們有了感情、有了興趣、有了目標、有了願景，這讓我們甜蜜，肉體上，我們有了知識、有了膽量，更有了人情世故，這讓我們穩固，所以沒讓該到手的東西拱手讓人。只是當所有的興趣、目標、願景隨著時間漸漸改變，該考慮的是適不適合而已。結論是：我們彼此祝福下一個會更好。

我從不期望有任何一個以上種種（們）與我二夫婦見面或共桌。我何德何能能夠時光回溯，把過去 25 年的日子濃縮到一個時空，這中間交雜著太多人、事、時、地、物，所以仙境還在竹簡上，美麗的畫面只在文字下，怎麼可能實現。可是期望是一件事，老天的作弄又是另一回事，全不由人，複數全到是不可能的，但單數的初戀卻在冥冥中悄悄進行。就像你通常會知道為什麼對不中樂透號碼，但你永遠不知道為什麼你同時對中了 6 個號碼得了頭獎一樣。

話自去年的某個午后，在樓下隔壁「草泥 Cafe」門口，鏡頭由遠處照著咖啡店門口拉進到門口二格階梯外四人，順時鐘旋轉一圈，依序是她、她老公、我老婆和我各自一個特寫鏡頭。

這個意外，不，這個造弄，為日前的仙境美景，添加一個入口標記。

當我和她四眼相望的一瞬，規律的心跳節奏竟漏了一拍。二十幾年沒見過的她，臉頰多了點肉，搭配起慣有的大眼睛，比高中時期過瘦的她更有靈氣；現時短髮比高中長髮更為生動有精神，搭配著合身的牛仔褲與精巧運動上衣，簡單俐落，她是我塵封許久的初戀情人。同時間，從她的眼神，我下意識覺得，她也認出了我，沒有因為歲月下逐漸累積的人肉資本及受地心引力牽引的腹部而產生障礙。這是朋友間的默契，戀人的靈犀，當你遇上那一刻，你會點頭的。

她舉起手，主動向我打招呼。我突然意識到現場有四個人，從驚訝轉為驚恐，眼睛與神情已經向身旁的老婆透露了一切，內情不單純。

故作鎮靜的我，開口說道：「妳怎麼會在這？」沒有破音也沒有結巴。

她看向身旁的男子，「我和我老公來這喝咖啡，」手比著草泥 Cafe，「我們注意到這家咖啡店有陽光和自然植物，室內又掛好幾幅畫其中超過一半的空間都擺設北歐家具出售，所以趁空來感受一下文青氣息。」

我向她介紹，「我老婆小星。我們住這樓上，真巧，你們到這邊喝咖啡。」我們竟會碰上。

她順便補充介紹了她先生，叫什麼士奇來著的？

我立刻慌張地介紹她「高一同學沈晶宜」給我老婆認識。

是的，我的初戀，發生在高一，女主角不是沈佳宜，是沈晶宜。當年我尚住在三重，從家裡去學校上學，有一班 264 號公車可以直達三和國中（現在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下車走過天橋就可到達學校，簡單、直接、單純，但是高中三年我的上、下學路徑極少是這樣的。

自從我和她在一起後，我上學的路線變成 39 號公車從三和國中到台北車站鄭州站，與她在台北車站會合，改搭火車到當年的板橋火車站（現在變為捷運府中站，在當年還沒有捷運），再走路到大觀路上的學校，1.5 公里的距離，別人走來約 20 分鐘，我們相互牽絆，會比一般人慢個約 5 分鐘；若是下課時段，這條路上畫花費更久，可能有開發果菜汁、可能有北門街。這段路是我倆堂堂正正的道路，我們肩並肩毫不遮掩、毫不避諱，因為教室裡是蕭、謝相處融洽的地點，教室外是姜、王關係互動的場所，我們比另二對低調、忠厚、老實。

我老婆一聽到沈晶宜三個字，眼神閃過萬分之一秒的異狀，「下次再來喝咖啡時，記得按個門鈴，15 號 6 樓，一定要上來坐坐。你們那麼久的朋友，還能這麼巧碰到，真是緣分。」

因為我們要去岳母家接小孩，所以匆匆別過，沒有留下彼此聯絡方式。但這個不期而遇卻是促成一年後我們兩夫婦再次約好見面的起點。

來到停車場，我開了車門，剛坐進駕駛座，插進鑰匙，左手還來不及拉上安全帶，右耳傳進來，「說！這個沈晶宜為什麼會在我們家樓下？」

是的，老婆這種動物只要嗅到有任何「前」氣味，馬上就會就戰鬥位置。想當初，《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上映時，我每天都戰戰兢兢，求神拜佛保佑票房別再上新聞了，因為隨時會有一把沈○宜的刀飛射過來，威脅到我的生命，但天不從人願，除了台灣票房破記錄、香港也開出紅盤，沈佳宜困擾了我好久。還有那本初次去她家看見擺在整套《獵命師傳奇》旁的《那些年》，在我拗不過她的拷問下，全盤供出沈晶宜的祖宗三代個資後，似乎再也沒見著過。

我知道的其實和老婆一樣多，也只能平鋪直述地回答：「她和她老公來草泥 Cafe 喝咖啡。」

現在沈晶宜不再是九把刀的錯別字，變成車裡凝結空氣的催化劑，變成女兒出生後的難題。

187 不捨

egg

2018.10.28

之

每當我寫一堆人物，看護偶爾會抱怨，說我不提筆寫她。

我反駁說：「妳都可以大喇喇地打電話到我以前辦公室，風馬牛不相及地敢報上『看護』二字名號了，還說我沒寫妳。」

我的前同事是這樣跟我抱怨的：「當她報上看護時，我要反應個零點幾秒才會豁然開朗笑開。」直說她的可愛。

乎

昨天，綜藝玩很大到帛琉牛奶湖闖關，她看著藝人玩著火山泥，想起了自己也有火山泥藏在某個角落尚未使用，趁著廣告時間，說，「我去敷個臉。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她進入房間，翻出了它，在房間的浴室敷起了火山泥。

我本來要去的，她不肯，因為太貴了，只好讓她去。

我在客廳，翻著桌上的東西，一不小心，把桌上的鏡子碰出桌緣，鏡面平行著天花板掉落，鏡子背面平整地趴在地上，發出巨大聲響。

我彎腰撿起鏡子，卻發現看護急急忙忙從房間浴室衝出，疾問怎麼了，一副緊張模樣。

因為鏡子沒破，我毫不在意地回答說我弄掉了鏡子。看著她額頭白白一層泥土，泥土蓋住了眉毛，右臉上攀著一坨立體的灰白色火山泥未推開。

她確認我沒事後，往房間方向走。我突然驚覺，她何時養成的照顧病人的警覺性，竟比病人自己還要緊，一有風吹草動，第一時間先確定我的安全，深怕我又發生意外。

這時我看著她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她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當我再看到她時，她已塗了滿臉白色泥巴，往她的位置上坐了上去，只留下兩隻眼睛和兩片嘴唇保有原來的顏色。

者

浴簾上穿著塑膠圈扣的一個孔洞壞了一陣子了，今天我們打算去生活工場選購新的浴簾。

她載我到通化街，街上兩旁的摩托車位都停滿車，沒有空位。她在生活工場的門口讓我下車，說：「我停車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我本來要去的，她不肯，只好讓她去。

這時我看著她騎著車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她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當我再看到她時，我說：「好久。」

「都沒位置，所以我停到老張炭烤燒餅那裡去。對不起喔！讓你等那麼久。」

我想到昨天和今天她的背影，「這次還好，上次我等更久！」

「哪次？」

「我出生後，癡癡的等了七年，妳才出生。」我不捨地說。

她笑呵呵地回答：「你今天怎麼了？為什麼會說這種話？」

我看她喜上眉梢，連這種鬼話都信，實在是更加深我的不捨！

也

我決定，專為她寫一篇我的不捨，即使我已經為她設了一個「看護」的標籤後。

188 蒼是生非

egg

2018.10.29

The screenshot shows a minimalist website design. At the top is a header bar with a lock icon, the URL 'doltegg.github.io', and a download icon. Below the header is a dark horizontal bar with three white horizontal bars on its left side. In the center of this bar is a white rectangular button containing the text '非生是蒼'. Below this button is a small line of text: 'I am not a egg, but egg.' Underneath the button, the title '蒼是生非' is displayed in a large, bold, black font. Below the title is a timestamp '2018-10-29 | 說' and a section titled '開場白' (Introduction). The main text area contains a paragraph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ite and its purpose.

開場白

這裡是沒有是非的地方, 只提供想法, 另外一種隱藏在表象內的想法, 血淋淋的真象、鐵錚錚的實情。但, 請注意, 沒有是非, 所以是倒著的「蒼是生非」。

我會影射許多人、捏造許多現象、想像許多場景, 故事的第一主角會很無奈, 因為我喜歡自嘲。但, 還是請大家注意, 這裡沒是沒非, 所以是反著的「蒼是生非」。另外, 請不要找椅子入座。

翻轉、鏡射、顛倒都是倒著或反著, 端看你怎麼想。我僅提供「非生是蒼」一種。但, 它就是沒有是、沒有非。

是非是個人內心準則, 看不到, 說不準。當你看到很突兀的文字, 相信我, 那是你自己的直覺與想象力, 或者邪惡與不平, 又或者感動與笑果全都是你自己潛意識作祟, 一概與筆者無關。

這裡只提供想法, 不蒼是; 這裡只描述現實, 不生非。

分類

目前的分類有誌、說、謗、詭、評等 5 種。

誌是留給將來失智的自己，許多大腦醫學的書籍都推薦患者記錄自己的生活，藉此延緩大腦功能退化。我也希望「誌」能對我的病情能有點幫助，所以我把事實程度高達 98% 以上的景象歸類到誌。

說的事實應該就剩一半，一半現實，一半想法。

謗的話，幻想成份遠遠高於事實。

詭是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事。

評是我沒有辦法定義的東西。

歸檔

OK! 目前共計 37 篇文章。繼續努力。

標籤

目前共計 11 個標籤，除了「看護」的地位是保留座，其餘的，均為自由座，千萬別自己對號入坐。

啓用

本部落格空間是在 github，骨架是用一個叫 jekyll 的產生器，畫面模組是 NexT 提供的，這些都是前人的智慧。

我喜歡這裡沒有廣告、沒有置入，就像我的筆記本一樣，而且與手機相容。

老話一句，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笑吧！

2018/10/29 開張，歡迎隨時上來走走。

189 威力彩

egg

2018.11.4

看護跟我告假一星期，因為我前同事在韓國需要人照顧，所以我同意看護去韓國照料瑩蓍。²

看護不在，今天晚上我沒有飯吃，只好自己出門覓食。我走到安居街，一時拿不定主意吃甚麼，安居街都快要接到和平東路了，此時只剩下最後一個選擇—旺旺燒臘店。

這家燒臘店看護很不喜歡，吃過一次後，她怎麼也不肯再進入一次。因為她不在，所以我可以自己去吃，不會被她嫌棄、反對。

進入旺旺燒臘店前，我先經過它隔壁的彩券行，彩券行門口放著 A 型立牌，其上寫著威力彩 16 億。

我喜歡 16，因為 16 是 2 的 4 次方，4 的 2 次方；又可以用 3 個 2 表示成 $(2^2)^2$ ，所以我鼓起勇氣，進入彩券行。

「一張威力彩。」我從皮包掏出唯一一張五百元鈔票，放在玻璃櫃上。

對方臉上冒出一絲詭異笑容，「我打一張會中獎的號碼給你。」輕浮地轉過身打一張威力彩給我。

我不喜歡他的笑容、我不喜歡他搖擺的動作、我不喜歡他看我、我更不喜歡他說謊。要不是昨天我回母親家，母親耳提面命要我不要在外面揍人，我一定打那個小屁孩。

那張彩券的號碼不是他打的，是電腦根據抽出不放回的均等分配抽樣列印出來的，不是他打的，我不喜歡他說謊。至於會不會中獎，也與他無關，他就是說謊。

我不喜歡他，我接過彩券，不想與他有眼神接觸。看著他拉開裝著現鈔的抽屜，把桌上五百元收進左邊千元鈔票格中，再拉出一張千元鈔壓在我那張五百元鈔票

²為了保護當事人，名字已經函數特意轉換。

上面。

我還沒找到錢，沒有意思要離開，僅看著他的抽屜。他看我沒有要走的意思，盯著他的抽屜，也無法把抽屜關上，直盯著我看。

他看著我，我看著他的抽屜，就這麼對峙著如三分鐘久的三秒鐘，我忍著尖叫聲，「我拿五百元。」

「喔，我找你四百。」輕浮地拿出四次一百元給我，臨走前還給我一個詭異的微笑。

190 用腳投票

egg

2018.11.10

看護很喜歡韓國瑜，每天都在追他的新聞，遇上客戶討論選舉的話題，直截了當的說她家八張選票都要投韓國瑜。

聽到這麼樣的自述，大概可以猜出她是北漂族。

其實我不喜歡「北漂」二字，因為它們是大陸用字，是指戶籍不在北京的人到北京打拼的年輕人或老年人。年輕人是因為故鄉沒有就業機會，所以到北京謀生；老年人是指離開故鄉到北京來替兒女照顧孫子的人。所以這裡的「北」字是指北京，不是指北方。

身為中文系出身的我對文字有一種孤獨的堅持與津津計較，看著一般大眾的愚知，不禁指桑罵槐。

身為一個語言學家，我當然知道語言是會發展與演化的，語言的演化就像我做的善事一樣多到罄竹難書。

回到台灣的北漂，我和看護一樣也是北漂，只是我僅從新北漂到台北。而且我很有志氣地用雙腳投票，把戶籍進駐到台北市，不再回新北投票，絕不讓我的親朋好友因我的票而受罪。

一樣是北漂，都不在故鄉生活，我無法回故鄉干預選舉，看護卻可以。我在想，到底用手投票的訊息比較重要還是用腳投票？

她老子殷殷期盼有一天她能和她大哥一樣在故鄉安定下來，所以一廂情願要看護回家投票，殊不知看護在北台灣燈紅酒綠的生活更甚家中二老的叨念，所以北漂遊子回家投票不見得會如北漂媽媽的意呀。

看護的客戶突然若有所思地問說：「我記得你是屏東人，怎麼投韓國瑜？」

191 重出江湖

egg

2018.11.15

爲了一隻小米手環，到國父紀念館當一小時的空氣清淨機，爲台北市空氣盡點心力。

九個月來沒有跑路了，行政處辦的健走活動，我把它當重出江湖前試水溫度計。腦子想著醫生說的不能太喘，雙腳持續跑著，試著發覺自己是否會太喘，答案是：還沒喘得死去活來，雙邊的屁股肉已先抗議發痠了。

7.5 km 的距離和一個小時的生物肺片濾網，換來二張麥當勞套餐券、300 元 7-11 禮券、外加一隻小米手環，還是待金控好。

192 一人一票

egg

2018.11.22

看護傾向白色，她的一票篤定要投給阿北了。

昨天她和朋友聚完餐回家跟我說，她朋友一家八票都是綠色的，全要投給姚，一次八票。

所以晚上她與我商量，好說歹說叫我 24 日一定要出門投票給阿北，不要不投。

我看她煞有其事認真的臉：「我只有一票，加你的一票，才共二票，遇上你朋友的八票，阿北還輸六票，這種減法很不具效率。我看這樣，你最好的方法是去朋友家開二桌麻將，讓他們八人廝殺，都不能去投票，把你的一票發揮到極致，抵銷掉阿北對手的八票。根本不用出動我。」我掄轉著右上唇的鬍子，一副胸有成竹的自信。

選舉這件事就是這樣，候選人亂講，選民卻一股腦熱情，完全無法冷靜下來。她不想理性斟酌我給的建議，出口威脅說如果阿北差我一票落選的話，她要搬回高雄，獨留我一個人在台北。

聽到此，我心安了。

阿北如果凍蒜，絕對不只贏萬票；如果落選，其票數也決不只輸當選人千票，絕對不會是取決於我手上這票的。古今中外還不見有哪個「大選」投成平票的。所以我安心了，我就知道看護的心底深處還是有一丁點捨不得離開我的。

193 三上悠亞

egg

2018.11.23

昨天晚上她自己拿著 iPad 看著韓國瑜的掃街拜票直播行程, 嘴巴唸唸有詞:「哇, 4.6 萬人在看直播, 4.7 萬人了, 現場熱鬧非凡。」

我不動聲色。

「這根本不是在拜票, 簡直是在謝票, 好熱鬧。」

我依舊不想理她, 繼續看著我的三上悠亞。

「高雄好熱鬧喔! 好想去高雄看看。不像台北的選情, 好冷清, 阿北岌岌可危, 我家的「鮮生」又不願意去投票給阿北!」

我根本不在意什麼韓國瑜、或阿北, 我只在意三上悠亞。

「這一群人明天是不用上班嗎? 九點多了還這麼多人?」

三上悠亞坐上大根的高潮後, 我轉頭看著看護, 她仍然一幅哀怨的臉。

194 烤香腸

egg

2018.12.11

好一陣子前聽說可樂果出了一個「烤香腸」的新口味，好像還挺好吃的。身為一個可樂果的愛好者（我最喜歡的口味是「哇沙米」），勢必要找機會試試，光想就好獨特的貫強。

我試著找了幾間全聯，架上都剩下燒番麥卡迪那、蚵仔煎卡迪那，同一系列促銷品只剩卡迪那，完全只聞樓梯響，不見香腸笑。

終於某月的某一天在離家 8.8 公里外的全聯大同大龍店二樓零食區找到傳說終的香腸，偌大的洋芋片架上，僅剩一包烤香腸藏在一堆卡迪那之後。還是被我明察秋毫地給揪出來。想著這包可能是全台的最後一包，我不禁臨暘涕泣，殷殷期盼數日總能得償所願，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反正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

打包回家的可樂果如鴨稠內蚯蚓，絕無隔暝可能。當晚，為慎重其事，開苞包前我拿起粗礲的刷毛刷在雙手及雙臂間滑行，用洗手液清潔每一吋皮膚，洗畢，我特地空出雙手來用右手手肘關閉水龍頭，再如外科醫生般將雙手直立地抬在胸前，穿過浴室門口來到餐桌上，小心翼翼拿起烤香腸可樂果，自包裝袋三處交封處撕開，把可樂果攤平在包裝紙平面上。

香腸一打開，飄出一股香味，沒錯，它就是烤香腸的味道！咬下螺旋狀的脆片，就像一般可樂果的酥脆，帶有類似烤肉醬卻又不是的獨特味道，耳朵突然響起中華一番萬里的長城配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3I4nnoDb3Y>。沒錯，完全不違背「烤香腸」三個字。

嗑完那包香腸後，我仍尋尋覓覓，卻整整一個月再也沒見過何謂香腸。即使我跑遍了台北市 16 個行政區的全聯，終究無緣再目睹香腸的蹤跡。

終究，雨過會天晴、黑夜會天明，最近全聯開始有鋪貨了，我禁不起誘惑，買了二包回家。當天晚上拿著筷子嗑起了烤香腸。

鑑於上次經驗，徒手吃可樂果，導致烤香腸的味道在我指紋縫及指甲縫中殘留，洗了二次手，那味道還隱隱存在，一股也不知道是幸福還是困擾的感覺一直存在。所以這次我用筷子夾著可樂果送進嘴中。而看護仍舊過著如野人般的生活，用雙手扒著酥脆的可樂果進食，一點都不影響她的津津有味。

她狐疑地看著我：「你們台大人都很假掰，吃個零食還用筷子！」

「台大人？還有誰？」我用二根不鏽鋼筷子精準地夾起一顆螺旋狀的可樂果，放進嘴中。

她不甘示弱地掐起一顆可樂果往嘴巴送：「大姊啊！她吃鱈魚香絲也跟你一樣用筷子。」

哈哈，筷子是中國五千零三十年的文化，聰明的中國人才會知道要怎麼用的。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豈是美國台灣輩們所能理解！

195 月配息

egg

2018.12.18

台灣是金融商品的先驅，特別是保險，除了傳統的保障型商品，還有儲蓄型商品，現在特別推投資型商品。

台灣人儲蓄率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所以保險公司的儲蓄險賣得特好。近十年幾來利率偏低，所以固定收益的儲蓄險利潤愈來愈低，於是現在開始主推投資型商品。曾經有一些客戶被創丙嚇到，直到今天聽到「投資型」仍心有餘悸，甚至有些業務員也是。

這些傷痛隨著時間與商品發明，已漸漸式微，特別是現在很夯的投資型商品是月配息商品，可以撫平歷史的傷口。國外幾乎都是年配息商品，哪來的月配息，這是聰明的台灣人發明的頂尖商品，台灣才有的，每個保險投資人每月都可以領「息」，而這個息還有下限，「保證」每個月至少都可以領到多少息以上，不會因為投資績效不彰而「零」配息。瞧！這是多偉大的發明。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在抄襲台灣發行月配息商品，真是另類的台灣之光。

我想起有一次，艋舺分公司的 OPP 在圓山，約有百來人的理財講座，用金融情勢與商品的藉口，行投資型商品促銷。艋舺分著名講師黃鎮瑄介紹起月月享利商品，保證每月可以領息，客戶聽到每月領息，整個眼睛放亮，不再注意圓山飯店的下午茶，專心研究講師嘴中的商品。

我說台灣人很奇怪，很喜歡月配息保險。我帶去的客戶二話不說，寫了三百萬。我特地問她說：「妳知道妳每月拿到的月配息有可能是妳自己的本金嗎？」

她說：「我知道那是本金啊！但是只要每個月有錢拿，我就很爽你知道嗎！」

把自己的錢拿給保險公司，讓保險公司先扣除一些費用，然後再分期還你，這樣你很爽？隨即，我心想，反正妳爽就好了，反正我的薪水來自那些扣除的費用，我應該是更爽那個。

也是,就是要有這種人,我們才能繼續發明新商品。鑑此,在我回到總公司後,也才能如願規劃出新商品:下個月起,開賣日配息商品,把所有月月開頭的商品複製成每日配息商品,如日日享福、日日澳利、日日有利、日日飛揚、日日鑫安、日日康利、日日享利等,最簡單規劃的專案莫過於此了。

這只是個開頭,敝公司同時也在開發每小時配息商品,終極目標,可以讓每個客戶可以每小時收配息,一天爽 24 次。在此之前,我們可能可以先每天配息營業時間 6 次,起碼讓投資人每小時進帳。每天一早上班就先檢查網銀,爽確認自昨晚睡到今早的配息,落袋為安。

相信不久的將來科技,克服了機器人配息動作後,馬上就會推出每一刻配息、每分鐘配息,達到時時享福、時時澳利、時時有利、時時飛揚、時時鑫安、時時康利、時時享利等商品。讓客戶時時刻刻爽不停。

當我想到此,興奮不已,金融業真是個積德行善的行業。

p.s 故事從呂忠達老師那偷來的。

196 上樑不正, 怎求下樑?

egg

2018.12.25

* * * * *

1.

我同學他老婆聖誕夜前的貼文:

小時候, 爸爸當我們的聖誕老公公, 聖誕夜在枕頭旁放襪子, 睡醒就會收到聖誕老公公的禮物, 這美好回憶一直存在心中, 更感謝爸媽從小給我們溫暖的愛。

昨晚我也當了孩子們的聖誕老公公, 看到他們起床時驚喜的樣子, 覺得好可愛喔!

我在其下回說: 為什麼要這樣一代騙一代?

* * * * *

2.

我一位前同事在 24 日的貼文:

這幾天 每天都要問我 8 次

“聖誕老公公今天晚上會來嗎?”

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聖誕夜又再三和我確認

“是今天晚上來對嗎?”

睡前躺在床上繼續閉著眼睛問好幾次

“他來了沒有?”

一個聖誕節媽媽耳朵快長繭了

* * * * *

我不敢說我很孝順，但是我不會騙我媽，打死不騙，只要她們問，我絕不騙她們，絕不。

我想，這是我小時候，爸媽從沒跟我提過聖誕夜、聖誕禮物、聖誕襪、聖誕老公公、麋鹿性別等虛擬的故事來騙我。如今我長大了，我也不會去騙他們老人家，這是因果循環；身為父母卻用上一輩的伎倆繼續騙下一代的，這是報應不爽。

我在想，她們不忍騙我，明知沒有的事，絕不會要編造一個故事來騙我。我就是在這樣堅忍的環境長大的，擁有正直厚實的個性，完全取決於從小的家庭教育。

我父母為人公正，勤奮努力，不誇豪語。聖誕老公公不像鬼神信仰，信者恆信，說不出個準。我媽有信仰，所以他們會要我拜鬼神，他們也會尊重看護的上帝。但是沒有的這回事，不用經過科學證明、不會有目擊者出現指證他看到聖誕老公公，擺明著天大的謊言的聖誕老公公會駕著母麋鹿送聖誕禮物，說甚麼他們實在也掰不出口，不像我同學老婆、前同事，和現任同事。

今天下午，我偷聽到隔壁排的同事在聊天，一位女同事為她兒子買了聖誕禮物，好像因為是上淘寶買比較便宜的價格，導致寄送延誤，所以不得不再造個謊言信說麋鹿車壞掉了來圓聖誕老公公不及將禮物送到的謊。

她兒子收到所謂的聖誕老公公的信，但是卻沒收到禮物，於是她兒子拿著信去跟媽媽說，聖誕老公公來過了。我聽到此，一整個傻眼。(不然就是我漏聽了甚麼)

首先，這對父母邏輯不好。聖誕老公公都來了，竟然帶來了信，沒帶來禮物，這個老公公到底是坐甚麼來的。接著，小孩很天真很好騙，其實當他信了聖誕禮物時，就注定這個小孩好騙了。

衷心奉勸有此等行為的父母是不是該去看心理醫生，診斷一下當小時候父母給的謊言被戳破時的打擊，是不是這等陰影造成現在繼續騙下一代的原因？不然為什麼明知這是個謊言，還要大張旗鼓一騙再騙，還毫無邏輯的騙。

像我，完全不想用聖誕老公公騙人。我光想到一干天真無邪的小朋友，真是不忍心。小孩子何其無辜啊！難怪我的好朋友會說大人都很噁心！把人家騙一番後，還用嘲笑的語氣直說「可愛」，一群人笑成一團。噁心！

最後，善惡到頭終有報，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你或妳會騙他，別怪將來他會回

騙你或妳!

197 馬辣麻辣火鍋

egg

2018.12.27

吃幾顆後，
真的有麻的感覺；
看護吃到流鼻水。



198 谷關空氣

egg

2018.12.28

台中市長盧秀燕就職送谷關空氣，我看著電視新聞上那罐玻璃瓶，不禁搖頭，政治人物賺錢容易，難怪花錢不手軟。她花 30 萬買 1 萬瓶谷關空氣，被幕僚與廠商騙，然後又去騙愚蠢的台中市民。

身唯一個物理學者，看到這麼荒唐的事，真為台中市民悲哀。

以前我待在南亞塑膠時，我在聚合課，主要生產塑膠粒，我的廠域有許多槽體，每個槽容量有上百甚至千噸的容積，槽體裝著烯類、醛類、酯類等加熱聚合，然而槽體有一定的排程要清洗。

清洗槽體有許多是要做，首先是排空槽內化學物質，冷卻，之後就是綁繩梯能夠讓人進入槽內清洗槽體。

但是，冷卻過程中，流體力學告訴物理學家，槽內與槽外的壓力會隨著時間達到一致，但槽內卻會有一股非常濃的化學殘留分子存在槽體內，一旦槽內外壓力一致後，那些殘留的化學成份是無法再散發出來的。人順著繩梯下去槽內，必死無疑。

谷關空氣罐的瓶子就有這樣的問題，在平地製造的玻璃瓶，裝著平地的空氣，瓶內壓力與平地一樣達到均衡。廠商用貨車將一萬支瓶子載到谷關山上，山上的壓力比平地小，結果只會讓瓶內平地空氣外洩達到與山上壓力一樣，之後就平衡了。瓶內原則上還是原來的平地空氣，根本不是谷關空氣。

前述為靜態狀況下，或許可以像盧秀燕的廣告上小女孩一樣，靠移動瓶子來收集谷關空氣，但我懷疑哪個廠商會這麼白痴的照作。另外就算移動瓶子，因為瓶子構造只有一個出口，不容易產生對流，就也不能保證瓶內的平地空氣會與谷關空氣交換，造成谷關空氣比較多。

於是乎，我在想怎麼真的收集谷關空氣。

我一個物理系同學跟我說：「抽真空，高壓打入谷關空氣。」

物理系真是個務實又實用的科系，見解真正確，只是這樣的做法是理論派的道理，這種桶裝瓦斯填充法只適合高壓密封瓶，電視新聞上的那罐玻璃瓶承受不起高壓且沒密封，即使鎖上沒有密封功能的瓶蓋，也會因為內部壓力太大而持續外洩，還有抽真空成本太高了。

如果問我，我覺得最便宜收集到谷關空氣的方法：在平地做好的玻璃瓶全灌滿水，讓瓶內沒有平地的髒空氣，不會把平地的髒空氣帶到山上，整車載到山上，不至於把平地的髒空氣帶到山上，再把水全部倒出來，谷關的空氣自然就跑到瓶內了，趁著好天氣，放個二天，瓶內的殘餘水氣蒸發完後，就收集到完完整整的谷關空氣，不含摻有台中市平地污染的空氣成分了。

但是，台中市長有這麼做嗎？就這樣，我們讓一場鬧劇發生，而且還沒讓大家學好物理。

199 品質 (12/21 回診)

egg

2018.12.30

話說每三個月回診一次，嚴格來說是隔著 12 星期共 84 天並不是 90 天的三個月。配合著王醫師固定在星期五上午的門診，所以以周為單位更精準，每次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分三次拿藥，每次給 28 天份，也就是四個禮拜的藥量。

雖說王醫師都開上午的診，我卻都是下午才被叫到號碼，今年我的特休假都花在住院上，前二次回診都請無薪病假，意思是月底的薪資單上會被扣錢的，所以我只請半天假。這次，過了我的到職周年，又有全新的特休假，所以我請了 12/21 一整天的假來準備該天下午的回診。

通常王醫師門診在西(舊)址 5 診室門診，該天應該是 5 診下午有另外一位醫生門診，所以到了下午 13 時餘王醫生門診改為 4 診室。

我的前一號病患問完診，拿著一袋微熱山丘，放在病患椅子上的桌子，示意說要給王醫師的聖誕禮物，王醫師點點頭，說謝謝。

我看著看護，我們兩手空空，當初開刀沒送紅包，現在回診逢節也沒表示，真不知道她看護怎麼當的。

醫生：「最近好嗎？還有不舒服嗎？」王醫師轉頭回去看看護一眼。

我正要回答說這三個月沒有真正昏倒過。他驚訝地問：「妳的頭怎麼了？」

我白了半邊綠色頭髮的看護一眼，她回答他說：「這是聖誕節造型。」

王醫生：「喔！」

我看到他千分之一秒的眼神透露出嫌棄眼神，我知道他一定和我一樣厭惡那一頭綠髮。這種默契是心領神會，不需要言語，碰到時真令人痛哭流涕，找到知音的感覺真好。王醫師，我愛你。

「10/8 我有做清醒腦波，今天要看報告。」

他翻著電腦的檔案與照片：「你的腦波正常，你的腫瘤還有一點沒有清乾淨，比較深處的腫瘤拿不到，現在只要再觀察，我幫你明年中安排再來追蹤 MRI 就好。」

原來，想睡覺的腦波才是正常的啊！護理師真的有催眠的能力啊！至於我大腦深處殘留的腫瘤塊，也只能期待它不要再長太快了。

昨天平面媒體報導，知名音樂人袁惟仁的腫瘤是良性的。看護應該是看到報導，從屏東傳 LINE 跟我說：「袁惟仁的腦腫瘤也是良性的也是跌倒，腦溢血，後來檢查良性狀況跟你一樣 A」

我還來不及打開 LINE，她就來話了：「袁惟仁跟你一樣，跌倒後腦溢血，現在檢查腫瘤是良性的。」

「完全不一樣？哪裡一樣了？我又沒有腦溢血。」

她說：「一樣，你也流好多血。」

「哪裡一樣？我是因為失去意識，癱倒到地上，撞傷頭部流血，是頭皮流血，不是腦溢血好嗎？腦溢血是大腦血管出血，血塊『留』在腦中。我是外出血，血『留』在人行道上。」

她補充：「你的病危通知單上寫『腦挫傷』。」

「腦挫傷是統稱，意思是醫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就寫腦挫傷。而且根據推測，我是大腦不正常放電，失去意識，才會癱倒，撞傷頭部。袁是腦溢血，影響大腦關機，才會跌倒。」

她慚愧轉生氣：「都一樣。」

「你沒念過醫學系就開始當起醫生，多讀點書吧！」

唉，這款看護，人情義理沒有，醫學專業也沒有，怎麼辦？

200 專利

egg

2018.12.31

娜美是尾田榮一郎 ONE PIECE 海賊王的角色，是魯夫的第二個夥伴，精通氣象學和航海術。根據維基百科，有一段話：偶爾會做出不顧衆人眼光當場更衣裸露的行為。可是我沒有印象看過這段劇情，因為我也不算忠實戲迷，看過幾集動畫與電影而已。

今年 12/22 星期六補今天的班，所以要上班，當天我們舉辦一個促進員工向心力的活動，主管付錢請員工在會議室吃吃喝喝，順便玩起了交換禮物，從 12 點玩到 2 點，得出的會議結論是：我拿到最差的禮物。接下來到 5:30 下班的時間號稱為今年時間過得最慢的 3.5 個小時，不但隔壁部門這麼說，傳到敝部，每人都不能再同意更多。

當天早上，我們部門的人全部到齊，真的是補班的絕無僅有。雖然有人下午休假，但也將禮物送到公司，由別人代抽，這就是向心力主要的支撐點。

會議結論下的過程是這樣的，我抽到一個禮物 FILA 手提袋裝著，上頭蓋著一張白紙遮住內容物，提供者號稱是家家戶戶都要有的用具/家電，是台灣人發明的，該項發明在 1988 年申請台灣的專利，1996 年台灣人在美國專利局註冊該項專利。

「發明」這二個字已離我們好遠，當然沒有人猜得到。最後，禮物由我拆開，外型像網球拍的電蚊拍一支，提供者最後還加碼附贈兩顆電池。

百感交集，這樣的禮物，不適合我。因為我家沒有蚊子，所以我沒買過電蚊拍，也不需要買。所以得到這樣的禮物讓我好委屈，我向主辦單位遞狀，要求補償，最後主辦單位補給我一個安慰獎。

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娜美的胸部從 18 歲時 37.4 吋 I 罩杯，長到 20 歲時已 38.6

吋 J 罩杯了。

我另外查了一下,J 罩杯的意思是上下胸圍差 35 公分。我一直想,有甚麼東西能代表 35 公分呢? 我撐開手掌,拇指指尖與小指指尖最長的距離也才 21 公分,苦惱啊!



201 從母姓

egg

2018.12.31

我的小名叫許願池，因為我爸爸姓許，媽媽誇大口說生女兒就取名叫許願池，但一生下我就後悔了，所以許願池只是我的小名。也好險只是小名，不然這個污名可能要跟到我成年。我今天 10 歲，媽媽說再 10 年我就有獨立自主的命名權了。

我媽媽在宜蘭出生，淡江大學畢業後，在台北國泰人壽總公司上班，一個不小心，認識了當時在廣州教書的爸爸，兩人分隔兩地，媽媽用肚子裡的我要脅爸爸，最後爸爸回台灣，2008 年兩人結婚。為了屈就爸爸的工作地點，搬到台東居住，在台灣銀行的台東分行當行員。

2006 年台灣高等教育的數位媒體藝術類職缺較少，所以爸爸西進中國在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教藝術設計。與媽媽交往後，受不了媽媽三天一鬧、五天一吵，終於回到台灣就職，最後在台東大學找到了數位媒體的教職，所以與媽媽定居在台東。

前陣子學校教了台灣的地理位置，台灣與中國隔著台灣海峽，而與美國隔著太平洋，這樣的地理位置有件事讓我很困擾。

爸爸是台中人，屬於台灣西部，兩岸是指台中與中國；但媽媽是宜蘭人，兩岸就變成宜蘭與美國。萬一兩岸統一，比起跟爸爸當中國人，我比較想要跟媽媽當美國人，那我是不是要改從母姓，變成李願池。

202 保險_之_團體保險

egg

2019.1.19

去年受傷至今已滿一年，手機裡的一些手稿尚未訴諸文字，藉滿周年機會先整理一下關於保險的情事。

我的病，連續休了 103 個曆日天數，用完年度特休假 17 天，請了病假 49 天。

住院手術自付額部分花了 7 萬餘元，這個支出的數字最後我從勞保局及保險公司中保險理賠拿回了 80 餘萬元。就純粹為金錢的角度而言，賺了 70 餘萬，不失為一筆好交易，但這僅止於帳上數字，不含其當中的血淚。

我的保險給付分為三大部分：

1. 團體保險，
2. 個人保險，
3. 勞工保險。

去年大腦進廠維修，如果只算住院三次出院時的帳單，共是 71199 元 ($= 14864 + 27166 + 29169$)。這費用不含一些門診自費項目、診斷證明和轉院備份病歷資料等費用。

我們公司員工享有公費的員工福利團險，保障內容包含意外險 300 萬、定期壽險、意外險、醫療險等項目。其中醫療項目內容採「限額」給付，有急診、門診手術、每日住院、手術、每次住院、骨折等投保項目從 0.7–6 仟元不等保額。

5/2 開始上班後，我備齊單據，申請理賠，花費幾乎都在保額內，賠下來的金額是 71619 元，等於全部覆蓋了我健保外的自費部份。

另外，我自費的團險（健康錦囊計畫一），年繳 4872 元保費的保障有：加護病房每日 2000 元，普通病房每日 1000 元，出院療養金每日 500 元，二次特定手術保險金 6 萬元。最後合計三次住院及手術的理賠也領了 144500 元，彌補了請看護的費用及勞動力損失。

保險這件事是這樣，當你還有意識時，放著讓它自動扣繳，繳著繳著，「可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還好有扣。

203 保險_乎_勞工保險

egg

2019.1.19

去年因大腦微恙, 自 1/19 休假至 5/1, 共 103 天。其中

- 例假日 37 天,
- 特休假用了 17 天,
- 剩餘的病假為 49 天。

根據敝公司的工作規則,「普通傷病假全年度未超過五日部分工資照給, 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超過三十日以上不發給工資。」意思是說, 一個年度裡, 最先請的五天病假, 還保有全薪, 第六天到第三十天病假, 只有半薪, 之後再請病假就沒有薪水了。

問題來了, 這邊的「日」到底是以曆日算還是工作日算啊?

1. 當我們請單天病假, 沒有疑問, 一定是一天一天請, 請的一定是工作日。
2. 當我們請連續病假, 有時候會一次連續請 1 月 19 日至 1 月 31 日, 這時公司在計算病假時, 究竟會採曆日或工作日。(產假規定是分娩前後給予產假八星期, 假期內工資照給。這八星期以曆月計, 且應該連續。)
3. 特別是請滿三十天病假後的次月, 整個月沒上班繼續請病假, 公司會不會給工資?

經過這次的大徹大悟後, 我明白了敝公司的作業模式, 敝公司是本利於員工之解釋詮釋工作規則。也就是說病假以工作日計, 前五天病假仍享有全薪, 後二十五工作日病假享有半薪, 再之後的病假沒有工資。眼看字面上的「不發給工資」其實還是領有薪水。因為一個月假設三十天, 工作日約才二十二天, 其中還有八、九天非工作日是可以領全日薪的。意思是, 該月薪水一樣不變, 只是會以個「請假扣款」項目扣除請病假日數乘上日薪金額。

簡單來講，整個月請病假，還是會領 8 天以上的薪水。

弄清楚公司薪水的處理方式之後，才能開始處理勞保給付。根據勞保的傷病給付規定，要符合三大要件才得請領勞保傷病給付：「不能工作」、「未取得原有薪資」、「治療中」。且自不能工作日之第 4 日起發給。講白話就是，生病要有「住院」，且公司沒有給薪（用自己應有的假除外），還要有 3 天的等待期，以投保月薪換算成日薪的一半給付。

回來檢視去年因大腦進廠住了三次院，共 31 天的假別。經過我模擬了八千多次試算後，我找到了請領最大金額的解，我找主管商量同意讓人資把我的假調成：

- 1/18-1/30 (13 天):1 上班 + 4 例假 + 3 特休 + 5 病假，
- 2/6-2/14 (9 天):2 例假 + 7 特休，
- 3/27-4/4 (9 天):2 例假 + 7 特休。

事發當天有上班，有領薪水；例假日也都有薪水；另外最先的 5 日病假也有全薪，所以不符合請領給付。最後只剩我的特休假住院日數才有給付，再扣除等待天數 3 天：我的電腦程式試算結果為 $14 (= 3 + 7 + 7 - 3)$ 天。 $\times (45800 / 30 \times 0.5) = 10687$ 。

跟大家偷偷講一個小祕密，勞保局最後核定金額是 14504，我原猜想勞保局經辦忘了我的最初 5 天病假是有給薪的，所以他忘了扣掉那 5 天，直接給我 $19 (= 3 + 7 + 7 + 5 - 3)$ 天。 $\times (45800 / 30 \times 0.5) = 14504$ 。

當我合理化勞保局的行為後的第八天，我又收到勞保局匯給我的 1527 元，我看著我的電腦程式，嚴謹到一絲不苟的邏輯；我又看著勞保局匯給我的兩筆金額，我很想去舉發勞保局的錯誤。

當我打開勞保局網站，連上線上申辦網頁，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大腦受過傷。我的傷還在，頭上兩道長長的疤，被擠壓的左腦還沒復原，一定是因為我腦袋有洞，才不理解勞保局給我的傷病給付。算了吧！別因為我的愚蠢造成勞保局的作業負擔，所以最後快樂的結局是我沒有提出勞保給付錯誤申訴。

保險這件事是這樣，當你有領薪時，公司就先幫你扣走了保費，完全沒讓你入袋，「直到」有一天你會體會到... 剛好有得領。

204 保險_者_個人保險

egg

2019.1.20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從你那買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保險？為什麼我可以領那麼多錢。」我看著業務員遞給我的理賠明細。

我的業務員聽我這麼一說，睜大雙眼看著我一秒鐘，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奇奇怪怪的保險？」

「對啊，你到底幫我保了什麼，怎麼可以領 59 萬多的理賠金？」

她用鄙棄的眼神看我，「嫌理賠金多啊？嫌多的話，可以匯個幾萬塊到我戶頭當生活費！」

「不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保險這件事。」我想到她叫我買台幣醫療保險，之後又是美元、澳幣的保險，我心裡總有那麼一點不放心的憂慮。

「本來你的醫療保險根本不多，在我讓你簽『安心無憂』之前，你只有住院終身醫療 1000 元保額是終身的，其他就甚麼都沒有了。啊！有，你還有『溫心』，但那是附約，有投保年齡上限，年齡一到就沒辦法再續保了，而那時你也老了，正是需要醫療保險時，反而沒有保險，你會很慘。你甚至連『安心安順』這些住院、手術最基本的終身醫療保險都沒有。」

我聽得糊塗了，「那你怎麼不是給我簽安心安順，而是叫我買安心無憂？」

「因為你太老了，分別買安心與安順保費太高了，不划算，所以我讓你買安心無憂，保險內容幾乎涵蓋了安心與安順的內容，保費又更便宜，只是安心無憂是『遞延型終身醫療險』，唯一的代價是要到 60 歲才能申請理賠。本來想說你壯如一隻牛，60 歲以前不會用到保險，沒想到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你 40 幾歲就在跟人家生大病。」我看她講的兩支紅色的角從頭上長出。

「保費繳了，這次安心無憂還不是沒有理賠？這不是奇奇怪怪的保險什麼才是奇奇怪怪的保險？」

「有，你的安心無憂有理賠，而且還是這次理賠金額的最大宗。共賠了 30 萬。」她指著明細單上安心無憂的兩個項目，分別是 6000 元及 293019 元。

「靠北啊！它不是遞延到 60 歲才理賠？」我心想，保險為什麼要讓人感覺這麼為難呢！

「對！主約是遞延型，但也意思意思賠你 6000 元。但當初你簽完安心無憂主約，交上去之前，我幫你把『全新和全意』附約加上去。為了這件事，我還被你罵。要不是我幫你把附約加上去，這次你就 GG 了。」

「我想起來了，建議書上的金額比最後保單整整少了 7368 元，你根本是那個月的業績差額從我身上補足！」

* * * * *

她是我的保險業務員她爲了自己的業績，常常爲了業績把我當肥羊。譬如說，美元保單開賣時，她就把我當第一個客戶；我手上有澳幣，就叫我買澳幣保單；又譬如說她把我簽好的「安心無憂」要保書送進保險公司後，出來的保單變成「安心無憂主約」加上「全心全意附約」，當然那個附約不可能是保險公司送的，是要保人要付的錢。身爲一個被她照顧的病人，我也只能摸著鼻子，乖乖繳費。

沒錯，我的業務員同時就是我的看護。

保險這件事是這樣，當你有能力，又耳根子軟時，隨著業務員持有你的把柄，你就不得不簽著一堆要保書，放著讓它自動扣繳，繳著繳著，「可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真好；萬一恰巧你遇不上這一天，你可以試著想著，你的下一代或法定繼承人可能有一天會體會到...真是太好了，在你百年之後。

205 洗白程式 2.0

egg

2019.1.20

上次我公布了所謂的機器人/智能理財背後的程序原理, 把賠錢的基金轉成不賠錢的基金。有些人反應看不懂, 有些人偷偷點頭, 有些人沒反應。

不知道是我公布的原因還是另有原因, 本公司的客服接獲投資人客訴說, 機器人理財老是叫他增加投入、又贖回、又增加投入、又再贖回、又再增加投入、又再再贖回、又再再增加投入...無限循環下去, 有「洗白」的嫌疑, 叫公司解釋清楚。

客服的問題當然又透過簽呈、照會單來到我單位, 想當然一定通通回到我這個始作俑者的身上。

還好我不笨, 上次就拍過胸圃保證數學是我的長項了, 我敢公布就是有配套, 我就等著客服電話進來, 也該是程式升級的時候了。

一般公司做一個專案升級都習慣用專案名稱後面接個 2.0, 我很反對這樣的做法, 但高層終究是高層, 他硬是要叫「Robot 程式 2.0」, 我人微言輕, 只好默默點頭。心裡卻滴咕著, 我寫的程式就只值 2.0 哦? 為什麼不是 9.9, 幹! 既然這樣, 我自己就偏偏要正名叫「洗白程式 2.0」, 即使在公司內「洗白」二字已被客訴案視為禁忌。

回到上次的問題:「假設某檔基金本金 10 萬元, 目前報酬率為負 10% 的紅字, 身為理專或投資人的你, 有辦法讓它的報酬率轉紅成黑嗎?」

我的直覺告訴我, 除了上次那個解, 它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解, 簡單到我動動手指, 有天賦的人馬上驚訝自己忝為當了幾十年的人。

現在的機器人理財都標榜會自動配置一籃子基金, 就是經濟學上所稱的效率前緣, 找出數個基金組成一籃子, 把投資人投入的錢用比例方式分別投到那一籃子基金類別中。

更甚者, 機器人理財還會通知投資人現在既有的投資組合已偏離預期目標, 需要調整, 所以重新建議你一個投資組合。

講到此，聰明如我，其實已經講完答案了。

答案就是機器人發信叫投資人同意機器人建議的「再平衡」通知，建議投資人把 A 組合轉成 B 組合。一旦投資人點了同意，A 就轉成 B 了，本來收益率為負 10% 的 A 組合馬上轉成收益率為 0 的 B 組合。

什麼，看不懂！好，我們舉個例子來操作一遍。

A 組合 4 檔基金本金各為 2.5 萬，本金合計為 10 萬元整，4 檔基金報酬全為負，從 -6% 到 -12% 不等，現值為 9 萬元整。今天投資人同意機器人建議轉換為另外與 A 組合中沒重複的 4 檔基金，轉換完畢後，這 4 檔基金的報表顯示的合計本金是 9 萬元，現值是 9 萬元，報酬率是 0。

彈指之間，我已將投資人負的報酬轉成正的了。這個工作的程式只要 8 行就解決了，用不到 if 條件敘述、用不到 i 迴圈，我想我的機器人程式功力精進的太快了。

要不是金管會多事，要求轉換標的基金一定要得到投資人同意，我只要寫二行程式，就讓所有投資人的報酬率全部轉正的了。

身為理專的你是否該擔心你的飯碗呢？當你面對投資績效不好的客戶時，你能為客戶解決問題嗎？我可以，不，應該更自豪地說，「我扮演的機器人可以」。

206 洗白程式 3.0

egg

2019.1.24

沒錯，按照上一集劇情結構，只要我公布內情，一定要有客訴、一定要有投資人紛紛打電話進來指責公司洗白，否則情節無法前進，程式無法升級。

如果你這麼認為，那就對了。

2.0 程式我故意把最原始成本遮蔽，完全不讓報表顯示，在新組合資金的列表上是無法看出原始組合的最原始本金的。

但有一個投資人舉證歷歷，說他在按下「再平衡」軌跡按鈕時，一同列出 A 組合與 B 組合對接，投資人就可以看出原來最原始的 A 組合本金為 10 萬元，B 組合的現值為 9 萬元，投資人損失 1 萬元。

聽到此，我承認我敗給了這個投資人。一般人也不知道是不看報表還是看不懂報表，很少人會這麼追根究柢的，我欣賞這個投資人。

好了，問題來了，主管問我：「這個問題有解嗎？」

我回問：「你真的相信機器人理財比猴子射飛鏢還厲害？」

「不相信。」

我大笑了二聲，露出崇拜的眼神看著主管：「我喜歡你的答案。所以這一次可以再幫你，誰叫我數學超好的。」

這個問題是這樣，如投資人所說，他找到了軌跡，自然可以回推原始本金。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製造「斷片」。

斷片是指對於時間、地點、人物、事情、起因、經過、結果七要素不完整，或者邏輯順序顛倒產生的片段，或者思維暫時短路的情形。

解釋了名詞，怎麼做呢？

洗白程式 2.0 之所以會被破解，就是在於「再平衡」轉換動作在公司，我只要把它發生的動作發生在客戶身上就百無一失。

什麼意思呢！上次 A 組合轉 B 組合，全部在機器人理財的帳戶進行，所以投資人一定有軌跡可查，這是主管機關金管會的規定。那現在我要讓它發生在客戶的帳戶，就是客戶同意「再平衡」的按鈕點下去，我就將 A 組合的 10 檔基金「逐個逐/隔日」贖回到客戶帳戶，再將 B 組合的 10 檔基金「逐個逐日」扣款進機器人帳戶。

所謂的斷片就是，逐一切斷，把 10 檔基金分 10 天贖回金額入帳，像我這麼龜毛的人都懶得拿一台計算機在那邊算 10 檔基金的合計；還要再計算新組合的 10 檔基金。而這個過程歷時 20 天，請問，有誰會把存摺印出來或登入網路銀行幹這檔蠢事！

要產生斷片還有一點訣竅，例如 A 組合有 12 檔基金，我只讓它贖回 10 檔，讓它無法產生金額上的連結。例如某些基金只部分贖回，或者同一基金隨不同時間點扣款分批贖回。例如新投資組合還包含 A 組合中的基金等。盡可能造成斷片，讓投資人知難而退，永遠兜不到合帳的一天。

不看報表的蠢蛋夠蠢了，如果真有人把我刻意製造的斷片條理的清清楚楚，那我就真投降了。

沒想到，我主管真的擔心地問：「如果有人真的對好帳了呢？」

「這種人就不是你的目標客戶，放棄他吧，你還有幾千萬的潛在客戶可以行銷！」我用不屑的眼神回覆他。

按往例，我會對理專喊話。這次也不例外。

身為理專的你是否該擔心你的飯碗呢？當你面對投資績效不好的客戶時，你敢製造斷片給客戶自己兜兜看嗎？不可能吧，客戶用嘴就把你問倒了。但我家機器人明天開始就可以把投資人的帳拆到「鉅細靡遺」，任投資人拆到天荒地老。

207 洗白程式 3.1

egg

2019.1.26

「洗白」二字被我曝光良久，變成機器人理財的熱搜字。一些投資人不是感嘆中文沒學好，看不懂我寫的天書，就是感嘆數學沒學好，不知道為何我能一次又一次的洗白。

更有投資人特地搞懂了我的 1.0、2.0、直到 3.0，卻發現自己沒把會計學學好，眼睜睜看著我那篇洗白程式 3.0，把補摺完的存簿及機器人投資帳戶全翻出來攤在桌上，沒想到竟也拿碎如奈米般帳務沒輒。

但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資源分配都在鐘形曲線下，人的智商業不例外。就是會有人落在 ID 分配線極右端的人存在，就如理科太太一樣智商超過 170 的人，除了懂我在講什麼，也馬上能抽絲剝繭找到蛛絲馬跡。

不然就是有一種人，如愛迪生一樣擁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不弄清楚不罷休的人。就算是天涯海角他也要追到你，一生懸命再在機器人理財的帳戶上。

於是乎，客訴電話又進來了。我到底還有沒有招？

數學首重邏輯，而我之所以數學好，就是邏輯強。有的，所謂有法有破，佛家說，萬物沒有絕對不變的道理，只要有存在就有消滅、有規律就有破解之道。

我特地給公司客服人員上了一門艱深的課，教他們怎麼回覆投資人的申訴。

我說，請投資人打開機器人投資帳戶，每個基金所列的交易只有「購入」及「贖回」，並沒有轉換，意思是說，所有交易的帳都發生在投資人的存款帳戶，代表投資人自己選擇要的「停利」或「停損」，怪不上機器人，一概與程式無關。

就算是機器人建議投資人的，也通通經過投資人同意，怪誰呢！這是金管會挖的坑啊！

208 提親

egg

2019.2.11

每每老媽知道看護回屏東，就會打電話來質疑我：「為什麼不跟她回去屏東？」她都不質疑我不回板橋的家，只在意我沒跟著她回屏東老家。

我媽生了三個兒子，至今還沒任何兒子結婚。她這個娘當得真是夠悲情的。是不是上輩子做了什麼壞事，這輩子一直還盼不到有兒子結婚生子。現在她的生活就都圍繞在大兒子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父母話題，或是看護及看護爸媽。

我有沒有被逼婚？似乎是有的。但是只要娘提了結婚這檔事，我就將自己自動啟動成靜音裝置，無法再發出任何聲音。在得不到我的回應半分鐘後，她會漸漸地摸著鼻子從我身邊飄走，不然就是我識趣地轉頭默默離開。

前年娘老是嚷著要找個媒人與我去屏東看護家裡提親。我問了看護意見，她休了九天年假回來，說「家裡有些事，暫時還不適合」，所以我們就擱著。擱到去年我發病，差點都解脫了，沒想到她回屏東過個中秋節，竟帶回來她爹的話，要我去屏東下聘，可是我倆就這麼考慮著，在心中考慮著，見《結構與機能》。

去年一整年，床上躺了幾個月，剩下時間都關在家，尚未出門。今年的春節九天假，我答應看護去她家走走。

除夕前一天我先回板橋爸媽的家，剛踏進家門一步，媽一看到我，開口問我的第一句話，「你哪一天要去看護她家？」

我還沒進房、背上包包還沒放下，我只得拿出手機查一下車票，初三上午的高鐵。

「不是初二嗎？」

「2月7日是初三。」她是有這麼急嗎！

除夕夜，爸、媽、哥、弟和我五個家人一起吃團圓飯，她又開始耳提面命要我去人家家裡一定要帶件手禮，千萬不要兩串蕉去人家家裡，買個水果禮盒什麼的。

初一晚上，我在我房間這一側客廳看電視，娘默默從她房間那一側客廳躡手躡腳到我身旁的小沙發椅坐下，隔壁客廳她看到一半的電視依然還響著，她開始千叮嚀萬囑咐，「你去她家要跟她家人聊天，要懂禮貌，不要都不講話。看護都說你都默不作聲。」

好樣的看護，究竟是什麼時候跟我娘打小報告，說我沒禮貌、說我不講話。這筆帳我記下了。好，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初三早上我起床，娘看到我竟驚訝地說：「你怎麼還在家？」

「現在才 8 點，我要去哪？」

「你不是搭 9 點的高鐵？」

「10 點半啦！」

「你要不要吃早餐，這裡有小籠包，我泡牛奶給你喝？」

我走近餐桌，默默當著媽寶，吃起了桌上的小籠包，等著媽媽端來牛奶。

她用小湯匙攪拌出帶有漩渦狀牛奶的杯子放在我面前，逕自在我旁邊位子坐下，「你要不要帶酒給去她家？倉庫還有金門陳高。還是你要帶佛跳牆？去年看護說好吃，今年她沒來拿就回去了，我有做她的份。」

「她不給她爸喝酒了，所以酒就不用了。她說冰箱冰不下了，佛跳牆也不用了。」

「那你記得要買個水果禮盒去人家家，要『好嘴』叫人，給人家好印象，……」

爲了幾顆小籠包及牛奶，我再一次聽媽的叨叨念念。我甘之如飴，真的，有媽的感覺真好。

10:30 的高鐵，到達左營已超過 12 點，看護已在高鐵出口閘門等我。

駁二滿滿是人，找不到停車位，只好當作是路過。接著我們進攻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它裝載了歌劇院、戲劇院、表演廳、及音樂廳，據說設計者是受衛武營的榕樹啟發，設計成天空樹的造型，但我怎麼看都覺得比較像太空船。文化中心外圍是一大片綠地的都會公園，我們穿過這片綠地，看到一群人圍著遛鸚鵡的同好，鮮豔美麗的羽毛，成群飛行的巨大身軀，贏得場上所有人的手機鏡頭。其中還有一隻是看護最喜歡的灰鸚。

看護當不上什麼好導遊，逛完衛武營直接把我打包，載上副駕駛座開車回家見她父母。

一進門，耳朵響起家中老媽「要叫人」的話語。我鼓起勇氣：「阿伯，新年快樂。」

「大聲一點，我爸重聽。」伯父同我爸一樣，耳朵不靈光，跟他講話要用罵人的聲調，他才聽得清楚。

「阿伯，新年快樂！」像是吵架的聲勢再一次與伯父問好。

「爸，這是我男朋友。」看護在旁邊補充。

「你好，新年快樂，歡迎來屏東玩。」

她家客廳極大，電視牆上一座 65 吋大電視，電視後面一面快到地上的玻璃窗；沙發距離電視約 25 公尺的距離，中間沒有沙發桌，空空蕩蕩，更顯得地上白色方正的大地磚閃閃發亮。伯父座面前有張小桌子，它四邊有突起木邊防止滑落設計，其上放著幾個杯子和食物。我手上拿著特地請看護載我去市場買的一盒蘋果禮盒無所適從，不得已之下，放在伯父坐著的沙發扶手上，終於了卻我娘的一樁心事。

因為他爸已吃過飯，看護帶我去吃在地創始的「富餛飩豬腳」，與我解說了一頓趙家餛飩豬腳已傳了四、五代了，里港遍地都賣水煮豬腳，富、文富、趙壽山、趙壽宏等都是。

她爸她媽晚上 8:30 就上樓就寢，我們倆也入境隨俗，早早跟著進房準備睡覺。屏東很熱，到了晚上都有快將近 30 度的高溫，洗完澡開著冷氣，還要在冷氣口下吹風，於是她占據一張大床，我坐在冷氣口下的另一張摺疊床乘涼。

時間還早，根本不是我們的作息，於是我們開始聊天。聊著家居，她大姊買給她爸媽四層獨棟透天電梯豪宅，屋齡約 2 年而已，每層估計有 30 坪，每間房配備衛浴設備，四樓頂還有兩層閣樓，總價才 1000 萬不到，想起台北的房價，真是天差地遠。

聊著工作，說說我在公司捅出一個大妻子的前因後果；談談她的主管得了乳癌，年後要開始接受化療。

聊到結婚，說著我前同事她媽賣女兒的故事。話說她媽用 6 輛禮車就答應男方買了她女兒。又談這個“6”的由來，沒想到女兒養這麼大，只因為要完成母親年少

的遺憾,就用 6 輛禮車成交,不勝唏噓啊!再談前前同事,我是男方的朋友,沒被通知參加婚禮,前前同事結婚後還拿女方的餅來給我,據說那些餅本來要給他老婆同事,後來決定不發了,真是世風日下啊!

我見機不可失,「我們哪一天起床,心血來潮想結婚或感覺上帝給我們徵兆時,一起請個假,手牽手去戶政事務所登記,好嗎?」打算再完成我媽另一樁心事。

「聽你這麼說,好像也不錯!」她被我的真情打動。

「妳不想拍婚紗,我不想宴客。我們的婚禮,我們說了算!」

「這樣好像也不錯,結婚時低調一點,將來萬一離婚也比較不尷尬。」她哪裡來的想法與見解啊?真是太棒了!

「這麼說,妳是同意了?」

「怎麼每次我都覺得你的想法怪怪的,可是最後我就覺得有道理。」

天雖黑著,時間卻還早著,我爬上她所在的那張大床,她按下遙控,關燈,我伸手摟著這個默默支持我的女人,做著關燈後該做的事。

209 岡本 11

egg

2019.2.12

時間晚上 6 點多，她爸吃過了，她媽不在，我們依約去吃富餛飩豬腳，就是里港的創始店。

這間豬腳店以前我就吃過二、三次。

第一次應該是當兵時候，同學在高雄中山大學就學，我特地安排從金門搭船回高雄放返台假九天，與一群同學在集合在高雄、屏東、南橫遊玩，印象中我們曾在里港吃過水煮白豬腳，也在萬巒吃過滷黑豬腳。

幾年前曾經與主管二個人到里港出差，區部的區專開車到左營高鐵站接待我們，中午也安排我們到富餛飩豬腳老店用餐，這應該是第二次。

第三次我就不太有把握了，我已經想不起了。第一次到看護家，究竟她到底有沒有帶我去吃餛飩豬腳，已不可考。當時她爸媽還住舊家，轉個彎出來就是永樂路了，我只有印象我們在仁和路和永樂路上逛過街，我真的想不起來她有沒有同我一起進去吃。因為她並不怎麼愛豬腳。

這是我第二次來看護家，她早在我出發前已安排說要帶我去吃豬腳了。我們從新家永豐路走到永樂路，看到了我熟悉的餛飩豬腳。

店門口排了約 7、8 個人，我們猶疑了一下，還是決定排進隊伍中，點了一碗米粉、一碗餛飩、一碗綜合半骨半肉的豬腳。它的豬腳不同於我媽的料理方式，娘習慣把豬腳用醬油、中藥滷包、可樂一起下去滷；有時候會煮成花生豬腳湯，不同於里港的水煮豬腳是乾的，里港的豬腳並沒有湯，而且已經大部分把骨肉分離了，夾著蘸蒜頭醬油吃，也別有一番風味。

看護天生怕「豆」，麵湯裡的豆芽菜會被她挑三揀四地全丟到我碗裡，她爸種的紅豆她也退避三舍，連我喝綠豆沙都會被她嫌棄。她只敢吃三樣都製品：豆漿、豆腐、綠豆露。

吃完豬腳，她很自豪地帶我去買綠豆露，說那是她從小就敢喝的綠豆製品。一杯 30 元的洗綠豆水，外表有點土黃色的清液體，沒有綠豆顆粒，也沒有綠豆沙粒。喝起來有一點點綠豆的生土味，所以我才說是洗綠豆水。她馬上反駁我說，那是炒過的綠豆才下水煮的綠豆水，所以她才敢喝。好吧，洗沒炒熟的綠豆水！

今年春節很奇怪，到處的投注站都人滿為患，看護本來又要做善事的，一見人多，我們還是保有善心就好。

我們開始往家裡的路移動，來到仁和路與中山路的交叉口，角落是一間屈臣氏，屈臣氏看板燈箱旁的看板是一面巨大的「岡本 11」橘色燈箱。



這個岡本不是日本的岡本，是台灣的岡本；這個岡本不是賣保險的據點，是賣茶飲的連鎖店。

但看到岡本二字，似乎在提醒著旅平險還沒買。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所謂的 oo1、oo2 或 oo3。

「你有帶保險套嗎？」她在我耳邊小聲的問我。

我尷尬地搖搖頭，「保險套又不歸我管，放在你衣櫃的抽屜裡。」

「要買嗎？」

我一把她拉進屈臣氏。一進門，「歡迎光臨」，女店員很熱情的打招呼。

我正要瀏覽一樓的擺設，被她的歡迎光臨嚇了一跳。進退維谷個幾秒鐘，正要往二樓走，「請問有需要什麼？」二個妹妹在最裡面的結帳櫃台後用微笑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

痾！我和看護對看，她對我使個眼色，連忙拉我出門口，「我的媽呀！」

「妳認識啊？」我靦腆的意識過來。

「是啊，這裡才多大，只要是本地人，都嘛知道是哪戶人家。」

「她們問需要什麼的時候，妳應該大聲地說保險套，說不定她們認識妳，會算便宜。」我不懷好意的說。「那現在怎麼辦，回家開車去別村買嗎？不然又會遇到隔壁誰的女兒。」

「不要啦！你去 7-Eleven 買啦！」她比著對馬路對面的店。

「吶，」我把手上的綠豆露交給她，「皮包拿來。」伸手跟她拿放在她包包的我的錢包。

我往 7-Eleven 的方向去，走進 Seven 旁的一間大藥房。

一進門，又是一個年輕的妹妹駐守櫃檯。「歡迎光臨！」再一次，我被她宏亮熱情的聲音嚇到。正想要撤退，可是頭都洗了，你怎能不剃啊！

心想，千萬別問我需要什麼。我絕對無法對一個年華正盛的妹妹吐出「保險套」三個字啊！

心中千頭萬緒，戰戰兢兢地是選擇前進還是後退、左邊還是右邊，偌大的藥房，我要怎麼找到我的需求啊？我為什麼要進來大藥房，而不是去 7-Eleven。

正當我悔不當初，妹妹似乎也不太理我，沒有進一步問我的需求。我躡手躡腳的在衆多陳設架上轉彎，找到了我的需求。我低調地蹲在架前挑選，挑了隨便一盒岡本，默不作聲來到櫃檯，放在桌上。

妹妹拿起了那盒包裝，往掃描器一掃，「就這個？」

我急忙拿出錢給她，「對。」像做錯事的孩子一樣回答。架上沒青箭口香糖、沒德芙巧克力、沒士力架，所以我單買岡本。

我看她收起我的前，我抓著盒子往外走。

「先生，找十元。」妹妹急忙叫住我。

我壓低頭折返，接過 10 塊錢才趕緊逃之夭夭。

看護見到我，問我：「店員是男的、女的？」

「年輕的妹妹。」

「她沒拿紙袋給你裝啊？」

唉，里港明明不是我家，我親戚也不住里港，為何我要心虛啊！

blog2.ctx